

宋書



列傳第廿八

宋書五十八

今高

新撰

臣沈

約

王惠

曲水風雨暴

謝弘微

問向何

王球

史隆

王惠字令明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從祖也祖劭

車騎將軍父默左光祿大夫惠幼而夷簡為叔

父司徒謚所知恬靜不交遊未嘗有雜事陳郡

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羣從造惠談論鋒

起文史閒發惠時相酬應言清理遠瞻等慙而退高祖聞其名以問從兄誕誕曰惠後來秀令鄙宗之美也即以爲行太尉參軍事府主簿從事中郎世子建府以爲征虜長史仍轉中軍長史時會稽內史劉懷敬之郡送者傾京師惠亦造別還過從弟球球問向何所見惠曰惟覺即時逢人耳常臨曲水風雨暴至座者皆馳散惠徐起姿制不異常日世子爲荊州惠長史如故領南郡太守不拜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高祖

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令減表曜卿也旣而曰吾得其人矣乃以惠居之遷世子詹事轉尚書吳興太守少帝即位以蔡廓爲吏部尚書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即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者得輒聚置閣上及去職印封如初時談者以廓之不拜惠之即拜雖事異而意同也兄鑒頗好聚歛廣營田業惠意甚不同謂鑒曰何用田爲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亦復何用食爲其標寄如此元嘉三年

卒時年四十二追贈太常無子  
謝弘微陳郡陽夏人也祖韶車騎司馬父思武  
昌太守從叔峻司空琰第二子也無後以弘微  
爲嗣弘微本名密犯所繼內諱故以字行童幼  
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所繼叔父混名知人見  
而異之謂思曰此兒深中夙敏方成佳器有子  
如此足矣年十歲出繼所繼父於弘微本總麻  
親戚中表素不相識率意承接皆合禮衷義熙  
初襲峻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

泰唯受書數千卷國吏數人而已遺財祿秩一  
不關豫混聞而驚歎謂國郎中令漆凱之曰建  
昌國祿本應與北舍共之國侯旣不措意今可  
依常分送弘微重違混言乃少有所受混風格  
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曜弘微並以  
文義賞會嘗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  
之遊混五言詩所云昔爲烏衣遊戚戚皆親姪  
者也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瞻等才辭  
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賢號曰微

子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辯未必皆慝衆  
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  
子常云阿遠剛躁負氣阿客博而無檢曜恃才  
而持操不篤晦自知而納善不周設復功濟三  
才終亦以此爲恨至如微子吾無間然又云微  
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造六十必至公輔  
嘗因酣宴之餘爲韻語以獎勸靈運瞻等曰康  
樂誕通度實有名家韻若加繩染功剖瑩乃瓊  
瑾宣明體遠識穎達且沈雋若能去方執穠穠

三才順阿多標獨解弱冠纂華胤質勝誠無文  
其尚又能峻通遠懷清悟采采標蘭訊直轡鮮  
不蹟抑用解偏吝微子基微尚無劬由慕藺勿  
輕一簣少進往將千仞數子勉之哉風流由爾  
振如不犯所知此外無所慎靈運等並有誠厲  
之言唯弘微獨盡褒美曜弘微兄多其小字也  
遠卽瞻字靈運小名客兒晉世名家身有國封  
者起家多拜員外散騎侍郎弘微亦拜員外散  
騎琅琊王大司馬參軍義熙八年混以劉毅黨

見誅妻晉陵公主改適琅琊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氏離絕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輔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遷通直郎高祖受命晉陵公主降爲東鄉君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日混亡至是九載而室宇修整倉庫充盈門徒業使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嘆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

知人僕射爲不亡矣中外姻親道俗義舊見東鄉之歸者入門莫不歎息或爲之涕流感弘微之義也性嚴正舉止必循禮度事繼親之黨恭謹過常伯叔二母歸宗兩姑晨夕瞻奉盡其誠敬內或傳語通訊輒正其衣冠婢僕之前不妄言笑由是尊卑小大敬之若神太祖鎮江陵宋初封宜都王以瑯琊王球爲友弘微爲文學母憂去職居喪以孝稱服闋踰年菜蔬不改除鎮西諮議參軍太祖即位爲黃門侍郎與王華王曇

首殷景仁劉湛等號曰五臣遷尚書吏部郎參  
預機密尋轉右衛將軍諸故吏臣佐並委弘微  
選擬居身清約器服不華而飲食滋味盡其豐  
美兄曜歷御史中丞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元嘉  
四年卒弘微蔬食積時哀戚過禮服雖除猶不噉  
魚肉沙門釋慧琳詣弘微弘微與之共食猶獨  
蔬食慧琳曰檀越素既多疾頃者肌色微損即  
吉之後猶未復膳若以無益傷生豈所望於得  
理弘微答曰衣冠之變禮不可渝在心之哀實

未能已遂廢食感咽歔歔不自勝弘微少孤事  
兄如父兄弟友穆之至舉世莫及也弘微口不  
言人短長而曜好臧否人物曜每言論弘微常  
以它語亂之六年東宮始建領中庶子又尋加  
侍中弘微志在素官畏忌權寵固讓不拜乃聽  
解中庶子每有獻替及論時事必手書焚草人  
莫之知上以弘微能營膳羞嘗就求食弘微與  
親故經營既進之後親人問上所御弘微不答  
別以餘語酬之時人比漢世孔光八年秋有疾

解右衛領太子右衛率還家議欲解弘微侍中  
以率加吏部尚書固陳疾篤得免九年東鄉君  
薨資財鉅萬園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琅邪諸  
處太傅司空琰時事業奴僮猶有數百人公私  
咸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  
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營葬混女夫殷叡素  
好樗蒲聞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伯  
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  
無所爭弘微舅子領軍將軍劉湛性不堪其非

謂弘微曰天下事宜有裁衷卿此不治何以治  
官弘微笑而不荅或有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  
充殷君一朝戲責理之不允莫此爲大卿親而  
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爲廉耳設使立清名而令  
家內不足亦吾所不取也弘微曰親戚爭財爲  
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今分多  
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東鄉君葬  
混墓開弘微牽疾臨赴病遂甚十年卒時年四  
十二時有一長鬼寄司馬文宣家云受遣殺弘



微弘微疾增劇輒豫告文宣弘微既死與文宣  
分別而去弘微臨終語左右曰有二封書須劉  
領軍至可於前燒之慎勿開也書皆是太祖手  
勅上甚痛惜之使二衛千人營畢葬事追贈太  
常子莊別有傳  
王球字倩王琅邪臨沂人大常惠從父弟也父  
謚司徒球少與惠齊名美容止除著作佐郎不  
拜尋除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轉主簿豫章公  
世子中軍功曹宋國建初拜世子中舍人高祖

受命仍爲太子中舍人宜都王友轉諮議參軍  
以疾去職元嘉四年起爲義興太守從兄弘爲  
揚州服親不得相臨加宣威將軍在郡有寬惠  
之美徙太子右衛率入爲侍中領冠軍將軍又  
領本州大中正徙中書令侍中如故遷吏部尚  
書球公子簡貴素不交遊筵席虛靜門無異客  
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劉湛並執重權傾動內  
外球雖通家姻戚未嘗往來頗好文義唯與琅  
邪顏並之相善居選職接客甚希不視求官書

疏而銓衡有序朝野稱之本多羸疾屢自陳解  
遷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領廬陵王師兄子履  
進利爲行深結劉湛委誠大將軍彭城王義康  
與劉斌孔胤季等並有異志球每訓厲不納自  
大將軍從事中郎轉太子中庶子流涕訴義康  
不願違離以此復爲從事中郎太祖甚銜之及  
湛誅之夕履徒跣告球球命爲取履先溫酒與  
之謂曰常日語汝何如履怖懼不得荅球徐曰  
阿父在汝亦何憂命左右扶卽還齋上以球故  
履得免死廢於家十七年球復爲太子詹事大  
夫王師如故未拜會殷景仁卒因除尚書僕射  
王師如故素有脚疾錄尚書江夏王義恭謂尚  
書何尚之曰當今乏才群下宜加勸力而王球  
放恣如此恐宜以法糾之尚之曰球有素尚加  
又多疾應以淡退求之未可以文案索也猶坐  
白衣領職時羣臣詔見多不卽前卑踈者或至  
數十日大臣亦有十餘日不被見者唯球輒去  
未嘗肯停十八年卒時年四十九追贈特進金

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無子從孫奐為後大明末吳興太守有十餘日不茹食者即去或人問史臣曰王惠何如答之曰令明簡又問王球何如答曰倩玉淡又問謝弘微何如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矣

列傳第十九

宋書五十九

臣沈約世宗新撰

殷淳

子孚

弟冲淡

張暢

何偃

十益曰江智淵

殷淳字粹遠陳郡長平人也曾祖融祖允並晉太常父穆以和謹致稱歷顯官自五兵尚書為高祖相國左長史及受禪轉散騎常侍國子祭

酒復爲五兵尚書吳郡太守太祖卽位爲金紫  
光祿大夫領竟陵王師遷護軍又遷特進右光  
祿大夫領始興王師元嘉十五年卒官時年六  
十諡曰元子淳少好學有美名少帝景平初爲  
祕書郎衡陽王文學祕書丞中書黃門侍郎淳  
居黃門爲清切下直應留下省以父老特聽還  
家高簡寡慾早有清尚愛好文義未嘗違捨在  
祕書閣撰四部書目凡四十卷行於世元嘉十  
一年卒時年三十二朝廷痛惜之子孚有父風

世祖大明末爲始興相官至尚書吏部郎順帝  
撫軍長史淳弟冲字希遠歷中書黃門郎坐議  
事不當免復爲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御史  
中丞有司直之稱出爲吳興太守入爲度支尚  
書元凶妃卽淳女而冲在東宮爲劭所知遇劭  
弑立以爲侍中護軍遷司隸校尉冲有學義文  
辭劭使爲尚書符罪狀世祖亦爲劭盡力世祖  
剋京邑賜死冲弟淡字夷遠亦歷黃門吏部郎  
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大明世以文章見知

爲當時才士。履志與交。揚大國。世以文章見。張暢字少微。吳郡吳人。吳興太守劭兄子也。父禧少有孝行。歷宦州府。爲琅邪王國郎中令。從琅邪王至洛。還京都。高祖封藥酒一罌付禧。使密加醖毒。禧受命。既還於道。自飲而卒。暢少與從兄敷演鏡齊名。爲後進之秀。起家爲太守。徐佩之主簿。佩之被誅。暢馳出奔。赴制服。盡哀。爲論者所美。弟牧嘗爲獬犬所傷。醫云宜食蝦蟇。臠牧甚難之。暢含笑先嘗。牧因此乃食。創亦即愈。州辟從事。衡陽王義季征虜。行參軍。彭城王義康平北主簿。司徒祭酒尚書主客郎。未拜。又除度支左民郎。江夏王義恭征北記室參軍。晉安太守。又爲義季安西記室參軍。南義陽太守。臨川王義慶衛軍從事中郎。揚州治中別駕。從事史。太子中庶子。世祖鎮彭城。暢爲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元嘉二十七年。索虜托跋燾南侵。太尉江夏王義恭搃統諸軍出鎮彭泗。時燾親率大衆已至蕭城。去彭城十數里。彭城衆力雖多。

而軍食不足義恭欲棄彭城南歸計議彌日不定將歷城衆少食多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建議欲以車營爲函箱陣精兵爲外翼奉二王及妃媛直趨歷城分兵配護軍蕭思話留守太尉長史何勗不同欲席卷奔鬱洲自海道還京都義恭去意已判唯二議未決更集羣僚謀之衆咸違擾莫有異議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致之理下官敢不高談今城內乏食百姓咸有走情但以關扃嚴固欲去莫從耳若一旦動脚則各自散走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量其欲盡臨時更爲諸宜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用下官請以頸血汗公馬蹄世祖旣聞暢議謂義恭曰阿父旣爲搃統去留非所敢干道民忝爲城主而損威延寇其爲愧恧亦已深矣委鎮奔逃實無顏復奏朝廷期與此城共其存沒張長史言不可異也暢言旣堅世祖又贊成其議義恭乃止時太祖遣負外散騎侍郎徐爰乘驛至彭城取米

穀定最爰既去城內遣騎送之燾聞知卽遣數百騎急追爰已過淮僅得免初爰去城內聞虜遣追慮爰見禽失米最慮知城內食少義恭憂懼無計猶欲奔走爰既免其日虜大衆亦至彭城燾始至仍登城南亞父冢於戲馬臺立氊屋先是燾未至世祖遣將馬文恭向蕭城爲虜所破文恭走得免隊主蒯應見執至小市門曰魏主致意安北遠來疲乏若有甘蔗及酒可見分時防城隊主梁法念荅曰當爲啓聞應乃自陳蕭城之敗又問應虜主自來不曰來問今何在應舉手指西南又曰士馬多少荅云四十餘萬法念以燾語白世祖世祖遣人荅曰知行路多乏今付酒二器甘蔗百挺聞彼有駱駝可遣送明日燾又自上戲馬臺復遣使至小市門曰魏主致意安北安北可暫出門欲與安北相見我亦不攻此城安北何勞苦將士在城上又騾驢駱駝是北國所出今遣送并致雜物又語小市門隊主曰既有餉物君可移度南門受之燾送

駱駝騾馬及貂裘雜飲食既至南門門先閉請  
籥未出暢於城上視之虜使問是張長史邪暢  
曰君何得見識虜使答云君聲名遠聞足使我  
知暢因問虜使姓答云我是鮮卑無姓且道亦  
不可暢又問君居何任答云鮮卑官位不同不  
可輒道然亦足與君相敵耳虜使復問何爲忽  
忽柱門絕橋暢答曰二王以魏主營壘未立將  
士疲勞此精甲十萬人思致命恐輕相凌踐故  
且閉城耳待彼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刻日  
交戰虜使曰君當以法令裁物何用發橋復何  
足以十萬誇人我亦有良馬逸足若雲騎四集  
亦可以相拒暢曰侯王設嶮何但法令而已邪  
我若誇君當言百萬所以言十萬者政二王左  
右素所畜養者耳此城內有數州士庶二徒營  
伍猶所未論我本鬪智不鬪馬足且冀之北土  
馬之所生君復何以逸足見誇邪虜使曰不爾  
城守君之所長野戰我之所長我之恃馬猶如  
君之恃城耳城內有具思者嘗在北國義恭遣



視之思識是虜尚書李孝伯思因問李尚書若  
行塗有勞孝伯曰此事應相與共知思荅緣共  
知所以有勞孝伯曰感君至意旣開門暢屏却  
人仗出對孝伯并進餉物虜使云貂裘與大尉  
駱駝騾與安北蒲陶酒雜飲叔姪共嘗燾又乞  
酒并甘橘暢宣世祖問致意魏主知欲相見當  
遲面寫但受命本朝過蒙藩任人臣無境外之  
交恨不暫悉且城守備防邊鎮之常但悅以使  
之故勞而無怨耳太尉鎮軍得所送物魏主意  
知復湏甘橘今並付如別太尉以北土寒鄉皮  
絝褶脫是所須今致魏主螺杯雜粽南土所珍  
鎮軍今以相致此信未去燾復遣使令孝伯傳  
語曰魏主有詔語太尉安北近以騎至車兩在  
後今端坐無爲有博具可見借暢曰博具當爲  
申啟但向語一王已非遜辭且有詔之言政可施  
於彼國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詔之與語朕之  
與我並有何異暢曰若辭以通可如來談旣言  
有所施則貴賤有等向所稱詔非所敢聞孝伯

又曰太尉安北是人臣與非暢曰是也孝伯曰  
隣國之君何爲不稱詔於隣國之臣暢曰君之  
此稱尚不可聞於中華況在諸王之貴而猶曰  
隣國之君邪孝伯曰魏主言太尉鎮軍並皆年  
少分闊南信殊當憂邑若欲遣信者當爲護送  
脫須騎者亦當以馬送之暢曰此方間路甚多  
使命日夕往來不復以此勞魏主孝伯曰亦知  
有水路似爲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故稱白  
賊邪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亦不異黃巾赤眉  
暢曰黃巾赤眉似不在江南孝伯曰雖不在江  
南亦不在青徐也暢曰今者青徐實爲有賊但  
非白賊耳虜使云向借博具何故不出暢曰二  
王貴遠啓聞難徹孝伯曰周公握髮吐哺二王  
何獨貴遠暢曰握髮吐食本施中國耳孝伯曰  
賓有禮主則擇之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爲有  
禮俄頃送博具出因以與之燾又遣人云魏主  
致意安北程天祚一介常人誠知非宋朝之美  
近於汝陽身被九創落在殿外我手牽而出之

凡人骨肉分張並思集聚輒已語之但其弟苦辭今令與來使相見程天福謂使人曰兄受命汝陽不能死節各在一國何煩相見燾又送羶各一領鹽各九種并胡豉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是魏主自所食黑鹽治腹脹氣蕪細刮取六銖以酒服之胡鹽治目痛柔鹽不食治馬脊創赤鹽駁鹽梟鹽馬齒鹽四種並不中食胡豉亦中噉黃甘辛彼所豐可更見分又云魏主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間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爲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幹來暢又宣旨荅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爲來往所見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使信又云魏主恨向所送馬殊不稱意安北若須大馬當更送之脫須蜀馬亦有佳者暢曰安北不乏良駟送自彼意非此所求義恭餉燾炬燭十挺世祖亦致錦一匹曰知更須黃甘誠非所吝但送不足周彼一軍向給魏主未應便乏故不復重付燾復求

甘蔗安石留暢曰石留出自鄴下亦當非彼所  
乏孝伯又曰君南土膏梁何爲著屨君而著此  
使將士云何暢曰膏梁之言誠爲多愧但以不  
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服孝伯又曰長  
史我是中州人久處北國自隔華風相去步武  
不得致盡邊皆是北人聽我語者長史當深得  
我孝伯又曰永昌王魏主從弟自復常鎮長安  
今領精騎八萬直造淮南壽春久閉門自固不  
敢相禦向送劉康祖頭彼之所見王玄謨甚是  
所悉亦是常才耳南國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  
奔敗自入此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  
逆鄒山之險君家所憑前鋒始得接手崔邪利  
便藏入穴我問諸將倒曳脚而出之魏主賜其  
生命今從在此復何以輕脫遣馬文恭至蕭縣  
使望風退撓邪君家民人甚相忿怨云清平之  
時賦我租帛至有急難不能相拯暢曰知永昌  
已過淮南康祖爲其所破比有信使無此消息  
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爲才但以人爲前驅引

導耳大軍未至而河冰向合玄謨量宜反旆未  
爲失機但因夜回師致戎馬小亂耳我家玄謨  
斗城陳憲小將魏主傾國累旬不剋胡盛之福  
裨小帥衆無一旅始濟融水魏國君臣奔迸僅  
得免脫滑臺之師無所多愧鄒山小戍雖有微  
險河畔之民多是新附始慕聖化姦盜未息亦  
使崔邪利撫之而已今沒虜手何損於國魏主  
自以十萬師而制一崔邪利方復足言邪聞蕭  
縣百姓並依山險聊遣馬文恭以十隊示之耳

文恭謂前以三隊出還走後大營稽玄敬以百  
騎至留城魏軍奔敗輕敵致此亦非所翊王境  
人民列居河畔二國交兵當平加撫養而魏師  
入境肆行殘虐事主意外由彼無道官不負民  
民何怨人知入境士百無相拒此自上由太尉  
神筭次在鎮軍聖略經國之要雖不豫聞然用  
兵有機間亦不容相語孝伯曰魏主當不圍此  
城自率衆軍直造瓜步南事若辦彭城不待圍  
若不捷彭城亦非所須也我當南飲江湖以療

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得飲  
江便爲無復天道各應反命遲復更悉暢便回  
還孝伯追曰長史深自愛敬相去步武恨不執  
手暢因復謂曰善將愛冀蕩定有期相見無遠  
君若得還宋朝今爲相識之始孝伯曰待此未  
期燾又遣就二王借篳篥琵琶箏笛等器及棊  
子義恭荅曰受任戎行不齎樂具在此燕會政  
使鎮府命妓有弦百條是江南之美今以相致  
世祖曰任居方岳初不此經慮且樂人常器又  
觀前來諸王贈別有此琵琶今以相與棊子亦  
付孝伯言辭辯贍亦北土之美也暢隨宜應荅  
吐屬如流音韻詳雅風儀華潤孝伯及左右人  
並相視歎息虜尋攻彭城南門并放火暢躬自  
前戰身先士卒及燾自瓜步北走經彭城下過  
遣人語城內食盡且去須麥熟更來義恭大懼  
閉門不敢追虜期又至議欲芟麥苗移民堡聚  
衆論並不同復更會議鎮軍錄事參軍王孝孫  
獨曰虜不能復來旣自可保如其更至此議亦

不可立百姓閉在內城饑饉日久方春之月野  
採自資一入堡聚餓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  
邪虜若必來芟麥無晚四坐默然莫之敢對暢  
曰孝孫之議實有可尋鎮軍府典籤董元嗣侍  
世祖側進曰王錄事議不可奪實如來論別駕  
王子夏因曰此論誠然暢斂板白世祖曰下官  
欲命孝孫彈子夏世祖曰王別駕有何事邪暢  
曰芟麥移民可謂大議一方安危事係於此子  
夏親爲州端曾無同異及聞元嗣之言則懽笑

酬荅阿意左右何以事君子夏大慙元嗣亦有  
慙色義恭之議遂寢太祖聞暢屢有正議甚嘉  
之世祖猶停彭城召暘先反并使履行盱眙城  
欲立大鎮時虜聲云當出襄陽故以暘爲南譙  
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又欲暘代劉興祖  
爲青州及彭城都督竝不果三十年元凶弒逆  
義宣發哀之日即便舉兵暘爲元佐居僚首哀  
容俯仰廕映當時舉哀畢改服箸黃韋絳褶出  
射堂簡人音姿容止莫不矚目見之者皆願爲

盡命事平徵爲吏部尚書夷道縣侯食邑千戶  
義宣既有異圖蔡超等以暘民望勸義宣留之  
乃解南蠻校尉以授暘加冠軍將軍領丞相長  
史暘遣門生苟僧寶下都因顏竣陳義宣豐狀  
僧寶有私貨停巴陵不時下會義宣起兵津徑  
斷絕僧寶遂不得去義宣將爲逆遣嬖人翟靈  
寶謂暘朝廷簡練舟甲意在西討今欲發兵自  
衛暘曰必無此理請以死保之靈寶知暢不回  
勸義宣殺以殉衆即遣召暘止于東齊彌日不

與相見賴司馬竺超民保持故獲全免旣而進  
號撫軍別立軍部以收民望暘雖署文檄而飲  
酒常醉不省文書隨義宣東下梁山戰敗義宣  
奔走暘於兵亂自歸爲軍人所掠衣服都盡值  
右將軍王玄謨乘輿出營暘已得敗衣排玄謨  
上輦玄謨意甚不說諸將欲殺之隊主張世營  
救得免送京師下廷尉削爵土配左右尚方尋  
見原復起爲都官尚書轉侍中代子淹領太子  
右衛率孝建二年出爲會稽太守大明元年卒



官時年五十顏竣表世祖張暘遂不救疾東南之秀蚤樹風範聞問悽慘深切常懷謚曰宣子暘愛弟子輯臨終遺命與輯合墳子浩官至義陽王昶征北咨議參軍浩弟淹世祖南中郎主簿世祖卽位爲黃門郎封廣晉縣子食邑五百戶太子右衛率東陽太守逼郡吏燒臂照佛民有臯使禮佛動至數千拜免官禁錮起爲光祿勳臨川內史太宗泰始初與晉安王子勛同逆率衆至鄱陽軍敗見殺暘弟說亦有美稱歷中

書吏部郎侍中臨海王子頊前軍長史南郡太守晉安王子勛建僞號於尋陽召爲吏部尚書與鄧琬共輔僞政事敗殺琬歸降事在琬傳復爲太子庶子仍除巴陵王休若衛軍長史襄陽太守四年卽代休若爲雍州刺史寧遠將軍復爲休若征西長史南郡太守六年太宗於巴郡置三巴校尉以補之加持節輔師將軍領巴郡太守未拜卒

何偃字仲弘廬江潯人司空尚之中子也州辟

議曹從事舉秀才除中軍參軍臨川王義慶平西府主簿召爲太子洗馬不拜元嘉十九年爲丹陽丞除廬陵王友太子中舍人中書郎太子中庶子時義陽王昶任東官使偃行義陽國事二十九年太祖欲更北伐訪之羣臣偃議曰內幹胡法宗宣詔逮問北伐伏計賊審有殘禍犬羊易亂殲殄非難誠如天旨今雖廟筭無遺而士未精習緣邊鎮戍實者寡邊民流散多未附業控引所資取給相率今所根本以殉邊患宜動必萬

剋無虞往歲挫傷續以內釁侮亡取亂誠爲沛然然淮泗數州實亦彫耗流傭未歸創痍未起且攻守不等客主形勢薄之則勢艱圍之則曠日進退之間姦虞互起竊謂當今之弊易劔方來之寇必深宜含垢藏疾以齊天道遷始興王濬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元凶弒立以偃爲侍中掌詔誥時尚之爲司空尚書令偃居門下父子並處權要時爲寒心而尚之及偃善攝機宜曲得時譽會世祖即位任遇無改除大司馬長

史遷侍中領太子中庶子時責百官謹言偃以爲宜重農卹本并官省事考課以知能否增俸以除吏姦責成良守久於其職都督刺史宜別其任改領驍騎將軍親遇隆密有加舊臣轉吏部尚書尚之去選未五載偃復襲其迹世以爲榮侍中顏竣至是始貴與偃俱在門下以文義賞會相得甚歡竣白謂任遇隆密宜居重大而位次與偃等未殊意稍不悅及偃代竣領選竣愈憤懣與偃遂有隙竣時勢傾朝野偃不自安

遂發心悸病意慮乖僻上表解職告醫不仕世祖遇偃旣深備加治療名醫上藥隨所宜須乃得瘥時上長女山陰公主愛傾一時配偃子戢素好談玄注莊子逍搖篇傳於世大明二年卒官時年四十六世祖與顏竣詔曰何偃遂成異世美志長往與之周旋重以姻媾臨哭傷怨良不能已往矣如何宜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本官如故諡曰靖子子戢昇明末爲相國左長史

江智淵濟陽考城人湘州刺史夷弟子父僧安  
太子中庶子智淵初爲著作郎江夏王義恭太  
尉行參軍太子太傅主簿隨王誕後軍參軍世  
父夷有盛名夷子湛又有清譽父子竝貴達智  
淵父少無名問湛禮敬甚簡智淵常以爲恨自  
非節歲不入湛門及爲隨王誕佐在襄陽誕待  
之甚厚時咨議參軍謝莊府主簿沈懷文竝與  
智淵友善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  
應無盡無者其江智淵乎元嘉末除尚書庫部

郎時高流官序不爲臺郎智淵門孤援寡獨有  
此選意甚不說固辭不肯拜竟陵王誕復版爲  
騎軍轉主簿隨府轉司空主簿記室參軍領南  
濮陽太守遷從事中郎誕將爲逆智淵悟其機  
請假先反誕事發即除中書侍郎智淵愛好文  
雅詞采清贍世祖深相知待恩禮冠朝上燕私  
甚數多命羣臣五三人游集智淵常爲其首同  
侶未及前輒獨蒙引進智淵每以越衆爲慙未  
嘗有喜色每從游幸與羣僚相隨見傳詔馳來

知當呼已聲動愧恧形於容兒論者以此多之  
遷驍騎將軍尚書吏部郎止每酣宴輒詬辱羣  
臣併使自相嘲訐以爲歡笑智淵素方退漸不  
會旨嘗使以王僧朗嘲戲其子景文智淵正色  
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  
自相憐智淵伏席流涕由此恩寵大衰出爲新  
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加拜寧朔  
將軍行南徐州事初上寵姬宣貴妃殷氏卒使  
羣臣議諡智淵上議曰懷上以不盡嘉號甚銜

之後車駕幸南山乘馬至殷氏墓羣臣皆騎從  
上以馬鞭指墓石柱謂智淵曰此上不容有懷  
字智淵益惶懼大明七年以憂卒時年四十六  
子季筠太子洗馬早卒後廢帝即位以后父追  
贈金紫光祿大夫季筠妻王平望鄉君智淵兄  
子槩早孤養之如子槩歷黃門吏部侍中武陵  
王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廢帝  
元徽中卒

史臣曰夫將帥者御衆之名士卒者一夫之用

坐談兵機制勝千里安在乎蒙楯前驅履腸涉血而已哉山濤之稱羊祜曰大將雖不須筋力軍中猶宜彊健以此爲言則叔子之幹力弱矣杜預文士儒生射不能穿札身未嘗跨馬一朝統大衆二十餘萬爲平原都督王戎把臂入林亦受專征之寄何必山西猛士六郡良家然後可受賑於朝堂荷推轂之重及虜兵深入徐服恆震非張暘正言則彭沐危矣豈其身扞飛鏑手折雲衝方足使窮櫟假命危城載安平仁者之有勇非爲臆說

列傳第十九

宋書五十九

列傳第十九

宋書五十九

列傳第二十一

宋書六十一

臣沈約

新撰

范泰

王淮之

王韶之

荀伯子

范泰字伯倫順陽山陰人也祖汪安北將軍徐

兖三州刺史父寧豫章太守泰初為太學博士

衛將軍謝安驃騎將軍會稽王道子二府參軍

荆州刺史王忱泰外弟也請爲天門太守忱嗜  
酒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肅泰謂忱曰酒雖  
會性亦所以傷生游處以來常欲有以相戒當  
卿沈湎搯言莫由及今之遇又無假陳說忱誓  
久之曰見規者衆矣未有若此者也或問忱曰  
范泰何如謝邈忱曰茂度慢又問何如殷覬忱  
曰伯道易忱常有意立功謂泰曰今城池旣立  
軍甲亦充將欲埽除中原以申宿昔之志伯道  
意銳當令攤戈前驅以君持重欲相委留事何

如泰曰百年逋寇前賢挫屈者多矣功名雖貴  
鄙生所不敢謀會忱病卒召泰爲驃騎咨議參  
軍遷中書侍郎時會稽王世子元顯專權內外  
百官請假不復表聞唯籤元顯而已泰建言以  
爲非宜元顯不納父憂去職襲爵陽遂鄉侯桓  
玄輔晉使御史中丞祖台之奏泰及前司徒左  
長史王準之輔國將軍司馬珣之竝居喪無禮  
泰坐廢徙丹徒義旗建國子博士司馬休之爲  
冠軍將軍荊州刺史以泰爲長史南郡太守又



除長沙相散騎常侍並不拜入爲黃門郎御史中丞坐議殷祠事謬白衣領職出爲東陽太守盧循之難泰預發兵千人開倉給稟高祖加泰振武將軍明年遷侍中尋轉度支尚書時僕射陳郡謝混後進知名高祖嘗從容問混泰名輩可以比誰對曰王元太一流人也徙爲太常初司徒道規無子養太祖及薨以兄道憐第二子義慶爲嗣高祖以道規素愛太祖又令居重道規追封南郡公應以先華容縣公賜太祖泰議

曰公之友愛卽心過厚禮無二嗣諱宜還本屬從之轉大司馬左長史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復爲尚書常侍如故兼司空與右僕射袁湛授宋公九錫隨軍到洛陽高祖還彭城與共登城泰有足疾特命乘輦泰好酒不拘小節通率任心雖在公言不異私室高祖甚賞愛之然拙於爲治故不得在政事之官遷護軍將軍以公事免高祖受命拜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明年議建國學以泰領國子祭酒泰上表曰臣聞

風化興於哲王教訓表於至世至說莫先講習  
甚樂必寄朋來古人成童入學易子而教尋師  
無遠負糧忘艱安親光國莫不由此若能出不  
由戶則斯道莫從是以明詔爰發已成渙汗學  
制既下遠近遵承臣之愚懷少有未達今惟新  
告始盛業初基天下改觀有志景慕而置生之  
制取少停多開不來之端非一塗而已臣以家  
推國則知所聚不多恐不足以宣大宋之風弘  
濟濟之美臣謂合選之家雖制所未達父兄欲  
其入學理合開通雖小違晨昏所以大弘孝道  
不知春秋則所陷或大故趙盾忠而書弑許止  
孝而得辜以斯爲戒可不懼哉十五志學誠有  
其文若季降無幾而深有志尚者何必限以一  
格而不許其進邪揚烏豫玄實在弱齒五十學  
易乃無大過昔中朝助教亦用二品潁川陳載  
已辟太保掾而國子取爲助教卽太尉淮之弟  
所貴在於得才無繫於定品教學不明獎厲不  
著今有職閑而學優者可以本官領之門地二

品宜以朝請領助教既可以甄其名品斯亦敦  
學之一偶其二品才堪自依舊從事會今生到  
有期而學校未立覆簣實望其速回轍已淹其  
遲事有似賒而宜急者殆此之謂古人重寸陰  
而賤尺璧其道然也時學竟不立時言事者多  
以錢貨減少國用不足欲悉市民銅更造五銖  
錢泰又諫曰流聞將禁私銅以充官銅民雖失  
器終於獲直國用不足其利實多臣愚意異不  
寧寢默臣聞治國若烹小鮮拯敝莫若務本百

姓不足君孰與足未有民貧而國富本不足而  
未有餘者也故囊漏貯中識者不吝反裘負薪  
存毛實難王者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  
之家不與百姓爭利故拔葵所以明治織蒲謂  
之不仁是以貴賤有章職分無爽今之所憂在  
農民尚寡倉廩未充轉運無已資食者衆家無  
私積難以禦荒耳夫貨存貨易不在少多昔日  
之貴今者之賤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民  
均通則無患不足若使必資貨廣以收國用者

則龜貝之屬自古所行尋銅之爲器在用也博  
矣鍾律所通者遠機術所揆者大夏鼎負圖實  
冠衆瑞晉鐸呈象亦啟休徵器有要用則貴賤  
同資物有適宜則家國共急今毀必資之器而  
爲無施之錢於貨則功不補勞在用則君民俱  
困校之以實損多益少陛下勞謙終日無倦庶  
務以身率物勤素成風而頌聲不作板涓不至  
者良由基根未固意在遠畧伏願思可久之道  
除欲速之情弘山海之納擇芻牧之說則嘉謙

日陳聖慮可廣其亡存心然後苞桑可擊遇誠  
一至用忘寢食景平初加位特進明年致仕解  
國子祭酒少帝在位多諸愆失上封事極諫曰  
伏聞陛下時在後園頗習武備鼓鞞在宮聲聞  
于外黠武掖庭之內誼譁省闈之間不聞將帥  
之臣統御之主非徒不足以威四夷祗生遠近  
之怪近者東寇紛擾皆欲伺國瑕隙今之吳會  
寧過二漢關河根本旣搖于何不有如水旱成  
災役夫不息無寇而戒爲費漸多河南非復國

有羯虜難以理期此臣所以用忘寢食而于非其位者也陛下踐阼委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闇之美而更親狎小人不免近習懼非社稷至計經世之道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下觀而化疾於影響伏願陛下思弘古道式遵遺訓從理無滯任賢勿疑如此則天下歸德宗社惟永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天高聽卑無幽不察興衰在人成敗易曉未有政治在於上而人亂於下者也臣蒙先朝遇遇陛下殊私實欲盡心竭誠少

報萬分而惜毫已及百疾互生便爲永違聖顏無復自盡之路貪及視息陳其狂瞽陛下若能哀其所請留心覽察則臣夕殞于地無恨九泉少帝雖不能納亦不加譴徐羨之傅亮等與秦素不平及廬陵王義真少帝見害秦謂所親曰吾觀古今多矣未有受遺顧託而嗣君見殺賢王嬰戮者也元嘉二年表賀元正并陳旱災曰元正改律品物惟新陛下藉日新以畜德仰乾元以履祚吉祥集室百福來庭頃旱魃爲虐亢

陽愆度通川燥流異井同竭老弱不堪遠汲貧  
寡單於負水租輸既重賦稅無降百姓怨咨臣  
年過七十未見此旱陰陽并隔則和氣不交豈  
惟凶荒必生疾疫其為憂虞不可備序雩祭之  
典以誠會事巫祝常祈罕能有感上天之譴不  
可不察漢東海枉殺孝婦亢旱三年及祭其墓  
澍雨立降歲以有年是以衛人伐邢師興而雨  
伏願陛下式遵遠猷思隆高構推忠恕之愛矜  
冤枉之獄遊心下民之瘼厝思幽冥之紀令謗  
木豎闕諫鼓鳴朝察芻牧之言摠統御之要如  
此則苞桑可繫危幾無兆斯而災害不消未之  
有也故夏禹引百姓之罪殷湯甘萬方之過太  
戊資桑穀以進德宋景藉熒惑以脩善斯皆因  
敗以轉成往事之昭晰也循末倍者難為風就  
正路者易為雅臣疾患日篤夕不謀朝會及歲  
慶得一聞達微誠少亮無恨泉壤永違聖顏拜  
表悲咽遂輕舟遊東陽任心行止不關朝廷有司  
劾奏之太祖不問也時太祖雖當陽親覽而美

之等猶秉重權復上表曰伏承廬陵王已復封爵猶未加贈陛下孝慈天至友于過隆伏揆聖心已自有在但司契以不唱爲高冕旒以因寄成用臣雖言不足採誠不亮時但猥蒙先朝忘醜之眷復沾廬陵矜顧之末息晏委質有兼常歛契闊戎陣顛狽艱危厚德無報授令路絕此老臣兼不能自己者也朽謝越局無所逃刑泰諸子禁之表竟不奏三年羨之等伏誅進位侍中左光祿大夫國子祭酒領江夏王師特進如

故上以泰先朝舊臣恩禮甚重以有脚疾起居艱難宴見之日特聽乘輦到坐累陳時事上每優容之其年秋旱蝗又上表曰陛下昧旦丕顯求民之瘼明斷庶獄無倦政事理出羣心澤謠民口百姓翕然皆自以爲遇其時也災變雖小要有以致之守宰之失臣所不能究上天之譴臣所不敢誣有蝗之處縣官多課民捕之無益於枯苗有傷於殺害臣聞桑穀時亡無假斤斧楚昭仁愛不崇自瘳卓茂去無知之虫宋均囚

有異之虎蝗生有由非所宜殺石不能言星不自隕春秋之旨所宜詳察禮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自專之道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女人被宥由來上矣謝晦婦女猶在尚方始貴後賤物情之所甚苦匹婦一室亦能有所感激臣於謝氏不容有情蒙國重恩寢處思報伏度聖心已當有在禮春夏教詩無一而闕也臣近侍坐聞立學當在入年陛下經略粗建意存民食入年則農功興農功興則田里闢入秋治庠序入冬集遠生二塗並行事不相害夫事多以淹稽爲戒不遠爲患任臣學官竟無微績徒墜天施無情自處臣之區區不望目覩盛化竊慕子囊城郢之心庶免荀偃不瞑之恨臣比陳愚見便是都無可採徒煩天聽愧忤反側書奏上乃原謝晦婦女時司徒王弘輔政泰謂弘曰天下務廣而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徵還入朝共參朝政弘納其言時旱災未已加以疾疫泰又上表曰頃亢旱歷



時疾疫未已方之常災實爲過差古以爲王澤不流之徵陛下昧且臨朝無懈治道躬自菲薄勞心民庶以理而言不應致此意以爲上天之於賢君正自殷懃無已陛下同規禹湯引百姓之過言動于心道敷自遠桑穀生朝而殞熒惑犯心而退非唯消災弭患乃所以大啓聖明靈雨立降百姓改瞻應感之來有同影響陛下近當仰推天意俯察人謀升平之化尚存舊典顧思與不思行與不行耳六宋雖揖讓受終未積

有虞之道先帝登遐之日便是道消之初至乃嗣主被殺哲藩嬰禍九服徘徊有心喪氣佐命託孤之臣俄爲戎首天下蕩蕩王道已淪自非神英撥亂反正則宗社非復宋有革命之與隨時其義尤大是以古今異用循方必壅大道隱於小成欲速或未必達深根固蒂之術未洽於愚心是用猖狂妄作而不能緘默者也臣旣頑且鄙不達治宜加之以篤疾重之以昏耄言或非言而復不能無言陛下錄其一毫之誠則臣

不知厝身之所泰博覽篇籍好爲文章愛獎後  
生孜孜無倦撰古今善言三十四篇及文集傳  
於世暮年事佛甚精於宅西立祇洹精舍五年  
卒時年七十四追贈車騎將軍侍中特進王師  
如故謚曰宣侯長子昂早卒次子曷宜都太守  
次宴侍中光祿大夫次畢太子詹事謀反伏誅  
自有傳少子廣淵善屬文世祖撫軍諮議參軍  
領記室坐畢事從誅

王淮之字元曾琅邪臨沂人高祖彬尚書僕射

曾祖彪之尚書令祖臨之父納之並御史中丞  
彪之博聞多識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諳  
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人謂之王氏青箱學淮  
之兼明禮傳贍於文辭起家爲本國右常侍桓  
玄大將軍行參軍玄篡位以爲尚書祠部郎義  
熙初又爲尚書中兵郎遷參高祖車騎中軍軍  
事丹陽丞中軍太尉主簿出爲山陰令有能名  
預討盧循功封都亭侯又爲高祖鎮西平北大  
尉參軍尚書左丞本郡大中正宋臺建除御史

中丞爲僚友所憚淮之父納之祖臨之曾祖彪  
之至淮之四世居此職淮之嘗作五言范泰謝  
之曰卿唯解彈事耳淮之正色荅猶差卿世載  
雄狐坐世子右衛率謝靈運殺人不舉免官高  
祖受命拜黃門侍郎永初二年奏曰鄭玄注禮  
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  
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日而  
除遂以爲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縉紳之士  
多遵玄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羣心喪也寧戚

著自前訓今大宋開泰品物遂理愚謂宜同卽  
物情以玄義爲制朝野一禮則家無殊俗從之  
遷司徒左長史出爲始興太守元嘉二年爲江  
夏王義恭撫軍長史歷陽太守行州府之任綏  
懷得理軍民便之尋入爲侍中明年徙爲都官  
尚書改領吏部性峭急頗失縉紳之望出爲丹  
陽尹淮之究識舊儀問無不對時大將軍彭城  
王義康錄尚書事每歎曰何須高論玄虛正得  
如王淮之兩三人天下便治矣然寡之風素不

爲時流所重撰儀注朝廷至今遵用之十年卒  
時年五十六追贈太常子興之征虜主簿

王韶之字休泰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廙晉驃騎  
將軍祖羨之鎮軍掾父偉之本國郎中令韶之  
家貧父爲烏程令因居縣境好史籍博涉多聞  
初爲衛將軍謝琰行參軍偉之少有志尚當世  
詔命表奏輒自書寫泰元隆安時事小大悉撰  
錄之韶之因此私撰晉安帝陽秋旣成時人謂  
宜居史職卽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

年善敘事辭論可觀爲後代佳史遷尚書祠部  
郎晉帝自孝武以來常居內殿武官主書於中  
通呈以省官一人管司詔誥任在西省因謂之  
西省郎傅亮羊徽相代領西省事轉中書侍郎  
安帝之崩也高祖使韶之與帝左右密加酖毒  
恭帝卽位遷黃門侍郎領著作郎西省如故凡  
諸詔奏皆其辭也高祖受禪加驍騎將軍本郡  
中正黃門如故西省職解復掌朱書有司奏東  
治士朱道民禽三叛士依例放遣韶之啓曰尚

書金部奏事如右斯誠檢忘一時權制懼非經  
國弘本之令典臣尋舊制以罪補士凡有十餘  
條雖同異不紊而輕重實殊至於詐列父母死  
誣罔父母淫亂破義反逆此四條寔窮亂抵逆  
人理必盡雖復殊刑過制猶不足以塞莫大之  
罪旣獲全首領大造已隆寧可復遂拔徒隸緩  
帶當年自同編戶列齒齊民乎臣懼此制永行  
所虧實大方今聖化惟新崇本棄末一切之令  
宜加詳改愚謂此四條不合加贖罪之恩侍中

褚淡之同詔之三條却宜仍舊詔可又駁員外  
散騎侍郎王寔之請假事曰伏尋舊制羣臣家  
有情事聽併急六十日太元中改制年賜假百  
日又居在千里外聽併請來年限合爲二百日  
此蓋一時之令非經通之旨會稽雖塗盈千里  
未足爲難百日歸休於事自足若私理不同便  
應自表陳解豈宜名班朝列而久淹私門臣等  
參議謂不合開許或家在河洛及嶺沔漢者道  
阻且長猶宜別有條品請付尚書詳爲其制從

之坐璽封謬誤免黃門事在謝晦傳韶之爲晉  
史序王珣貨殖王廞作亂珣子弘廞子華並貴  
顯韶之懼爲所陷深結徐羨之傅亮等少帝卽  
位遷侍中驍騎如故景平之年出爲吳興太守  
羨之被誅王弘入爲相領揚州刺史弘雖與韶  
之不絕諸弟未相識者皆不復往來韶之在郡  
常慮爲弘所繩夙夜勤厲政績甚美弘亦抑其  
私憾太祖兩嘉之在任積年稱爲良守加秩中  
二千石十年徵爲祠部尚書加給事中坐去郡  
長取送故免官十二年又出爲吳興太守其年  
卒時年五十六七廟歌辭韶之制也文集行於  
世子曄尚書駕部外兵郎臨賀太守

荀伯子潁川潁陰人也祖羨驃騎將軍父猗祕  
書郎伯子少好學博覽經傳而通率好爲雜戲  
遨遊閭里故以此失清塗解褐爲駙馬都尉奉  
朝請員外散騎侍郎著作郎徐度重其才學舉  
伯子及王韶之並爲佐郎助撰晉史及著桓玄  
等傳遷尚書祠部郎義熙九年上表曰臣聞咎

繇亡後臧文以爲深歎伯氏奪邑管仲所以稱  
仁功高可百世不泯濫賞無崇朝宜許故太傅  
鉅平侯祐明德通賢宗臣莫二勲參佐命功成  
平吳而後嗣闕然烝嘗莫寄漢以蕭何元功故  
絕世輒紹愚謂鉅平之封宜同鄼國故太尉廣  
陵公陳准黨翼孫秀禍加淮南竊饗大國因罪  
爲利值西朝政刑失裁中興復同而不奪今王  
道惟新豈可不大判臧否謂廣陵之國宜在削  
除故太保衛瓘本爵蕭陽縣公旣被橫禍及進

弟秩始贈蘭陵又轉江夏中朝公輔多非理終  
瓘功德不殊亦無緣獨受偏賞宜復本封以正  
國章詔付門下前散騎常侍江夏公衛璵上表  
自陳曰臣乃祖故太保瓘於魏咸熙之中太祖  
文皇帝爲元輔之日封蕭陽侯大晉受禪進爵  
爲公歷位太保摠錄朝政于時賈庶人及諸王  
用事忌瓘忠節故楚王瑋矯詔致禍前朝以瓘  
秉心忠正加以伐蜀之勲故追封蘭陵郡公永  
嘉之中東海王越食蘭陵換封江夏扈如舊臣

高祖散騎侍郎瓌之嫡孫纂承封爵中宗元皇  
帝以曾祖故右衛將軍崇承襲逮于臣身伏聞  
祠部郎荀伯子表欲貶降復封蕭陽夫趙氏之  
忠寵延累葉漢祖開封誓以山河伏願陛下錄  
既往之勲垂罔極之施乞出臣表付外參詳穎  
川陳茂先亦上表曰祠部郎荀伯子表臣七世  
祖太尉准禍加淮南不應濫賞尋先臣以剪除  
賈謐封海陵公事在淮南遇禍之前後廣陵雖  
在擾攘之際臣祖乃始蒙殊遇歷位元凱後被  
遠外乃作平州而猶不至除國良以先勲深重  
百世不泯故也聖明御世英輔係興曾無疑議  
以爲濫賞臣以微弱未齒人倫加始勉視息封  
爵兼嗣伏願陛下遠錄舊勲特垂矜察詔皆付  
門下並不施行伯子爲世子征虜功曹國子博  
士妻弟謝晦薦達之人爲尚書左丞出補臨川  
內史車騎將軍王弘稱之曰沈重不華有平陽  
侯之風伯子常自矜廕籍之美謂弘曰天下膏  
梁唯使君與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數也遷散



騎常侍本邑大中正又上表曰伏見百官位次  
陳留王在零陵王上臣愚竊以爲疑昔武王尅  
殷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  
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夏後於杞殷後於宋杞陳  
並爲列國而薊祝焦無聞焉斯則褒崇所承優  
於遠代之顯驗也是以春秋次序諸侯宋居杞  
陳之上考之近世事亦有徵晉太始九年詔賜  
山陽公劉康子弟一人爵關內侯衛公姬署宋  
侯孔紹子一人駙馬都尉又太始三年太常上  
博士劉熹等議稱衛公署於大晉在三恪之數  
應降稱侯臣以零陵王位宜在陳留之上從之  
遷太子僕御史中丞莅職懃恪有匪躬之稱立  
卽正色外內憚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謗毀或  
延及祖彌示其切直又頗雜譎戲故世人以此  
非之出補司徒左長史東陽太守元嘉十五年  
卒官時年六十一文集傳於世子赤松爲尚書  
左丞以徐湛之黨爲元凶所殺伯子族弟昶字  
茂祖與伯子絕服五世元嘉初以文義至中書

郎昶子萬秋字元寶亦用才學自顯世祖初爲  
晉陵太守坐於郡立華林閣置主書主衣下獄  
免前廢帝末爲御史中丞卒官  
史臣曰夫令問令望詩人所以作詠有禮有法  
前漢以之垂美荀范二王雖以學義自顯而在  
朝之譽不弘蓋由才有餘而智未足也惜矣哉

列傳第二十一

列傳第二十一

宋書六十一

臣沈十刻約公新撰

武三王

武帝七男張夫人生少帝孫脩華生廬陵孝獻  
王義真胡婕妤生文皇帝王脩容生彭城王義  
康垣美人生江夏文獻王義恭孫美人生南郡  
王義宣呂美人生衡陽文王義季義宣別有傳  
廬陵孝獻王義真美儀貌神情秀徹初封桂陽  
縣公食邑千戶年十二從北征大軍進長安留

守栢谷塢除員外散騎常侍不拜及關中平定高祖議欲東還而諸將行役旣久咸有歸願止留偏將不足鎮固人心乃以義真行都督雍涼秦三州之河東平陽河北三郡諸軍事安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雍州刺史太尉諮議參軍京兆王脩爲長史委以關中之任高祖將還三秦父老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沾王化於今百年矣始覩衣冠方仰聖澤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數千閒是公家屋宅捨此欲何之高

祖爲之愍然慰譬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感諸君戀本之意今留第二兒令文武賢才共鎮此境臨還自執義真手以授王脩令脩執其子孝孫手以授高祖義真尋除正加節又進督并東秦二州司州之東安定新平二郡諸軍事領東秦州刺史時隴上流人多在關中望因大威復得歸本及置東秦州父老知無復經略隴右固關中之意咸共歎息而佛佛虜寇逼交至沈田子旣殺王鎮惡王脩又殺田子義真年少賜與

左右不節脩常裁減之左右並怨因是白義真曰鎮惡欲反故田子殺之脩今殺田子是又欲反也義真乃使左右劉乞等殺脩脩字叔治京兆灊城人也初南渡見桓玄玄知之謂曰君平世吏部郎才脩旣死人情離駭無相統一高祖遣將軍朱齡石替義真鎮關中使義真輕兵疾歸諸將競斂財貨多載子女方軌徐行虜追騎且至建威將軍傅弘之曰公處分亟進恐虜追擊人也今多將輜重一日行不過十里虜騎追

至何以待之宜棄車輕行乃可以免不從賊追兵果至騎數萬匹輔國將軍蒯恩斷後不能禁至青泥後軍大敗諸將及府功曹王賜悉被俘虜義真在前故得與數百人奔散日暮虜不復窮追義真與左右相失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緣道叫喚義真識其聲出就之曰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宏大喜負之而歸義真謂宏曰今日之事誠無策略然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初高祖聞青泥敗未得義真審問有

前至者訪之竝云闇夜奔敗無以知存亡高祖怒甚剋日北伐謝晦諫不從及得宏啓事知義真已免乃止義真尋都督司雍秦并涼五州諸軍建威將軍司州刺史持節如故以段宏爲義真諮議參軍尋遷宋臺黃門郎領太子右衛率宏鮮卑人也爲慕容超尚書左僕射徐州刺史高祖伐廣固歸降太祖元嘉中爲征虜將軍青冀二州刺史追贈左將軍時義真將鎮洛陽而河南蕭條未及修理改除揚州刺史鎮石頭永初元年封廬陵王食邑三千戶移鎮東城高祖始踐阼義真意色不悅侍讀學士蔡茂之問其故義真曰安不忘危休泰何可恃明年遷司徒高祖不豫以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并六州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出鎮歷陽未之任而高祖崩義真聰明愛文義而輕動無德業與陳郡謝靈運琅邪顏延之慧琳道人竝周旋異常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爲宰相慧琳爲西豫州都督徐羨之

等嫌義真與靈運延之暱狎過甚故使范晏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空踈延之隘薄魏文帝云鮮能以名節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故與之遊耳將之鎮列部伍於東府前既有國哀義真所乘舫單素不及母孫脩儀所乘者義真與靈運延之慧琳等共視部伍因宴舫內使左右剔母舫函道以施已舫而取其勝者及至歷陽多所求索羨之等每裁量不盡與深怨執政表求還都而少帝失德羨之等密謀廢

立則次第應在義真具以義真輕訥不任主社稷因其與少帝不協乃奏廢之曰臣聞二叔不成難結隆周淮南悖縱禍興盛漢莫不義以斷恩情爲法屈二代之事殷鑒無遠仁厚之主行之不疑故共叔不斷幾傾鄭國劉英容養釁廣難深前事之不忘後王之成鑒也案車騎將軍義真凶忍之性爰自稚弱咸陽之酷醜聲遠播先朝猶以年在統絳冀能改厲天屬之愛想聞革心自聖體不豫以及大漸臣庶憂惶內外屏氣

而縱博酣酒日夜無輟肆口縱言多行無禮先  
帝貽厥之謀圖慮經固親敕陛下而面詔臣等若  
遂不悛必加放黜至言苦厲猶在紙翰而自茲  
迄今日月增甚至乃委棄藩屏志還京邑潛懷  
異圖希幸非異轉聚甲卒徵召車馬陵墳未乾  
情事猶昨遂箴棄遺旨顯違成規整棹浮舟以  
示歸志肆心專已無復詔承聖恩低徊深垂隱  
忍屢遣中使苦相敦釋而親對散騎侍郎邢安  
泰廣武將軍茅仲思縱其悖罵訕主謗朝此久

播于遠近暴于人聽臣聞原火不撲蔓草難除  
青青不伐終致尋斧况憂深患著社稷慮切請  
一遵晉朝武陵舊典使顧懷之旨不墜於武廟  
全宥之德獲申於昵親仰尋感動臨啓悲咽乃  
廢義貞爲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堂邑張約  
之上疏諫曰臣聞仁義之在天下若中原之有  
菽理感之被萬物故不繫於貴賤是以考叔反  
悔誓於及泉壺關復寃魂於湖邑當斯之時豈  
無尊卿賢輔或以事迫心違或以道壅謀屈何

嘗不願聞善於輿隸藥石阿氏哉臣雖草芥備  
充黔首少不量力頗高殉義之風謂蹈善於朝  
聞愈徒生於白首用敢干禁忌戮披叙丹愚伏  
惟高祖武皇帝誕茲神武撫運龍興仰清天步  
則齊德有虞俯廓九州則侔功大夏故虔順天  
人享有萬國雖靈祚脩長聖躬弗永陛下繼明  
紹統遐邇一心藩王哲茂四維寧謐傾耳康哉  
之詠企踵升平之風竊念廬陵王少蒙先皇優  
慈之遇長受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懷

必亮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驕恣之愆至於天姿  
夙成實有卓然之美宜在容養錄善奄瑕訓盡  
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剝辱幽徙遠郡上傷陛  
下棠棣之篤下令遠近恠然失圖士庶杜口人  
爲身計臣伏思大宋之興雖協應符緯而開基  
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以道使兄弟  
之美比輝魯衛龜策告同胙均七百豈不善哉  
陛下富於春秋慮未重複忽安危之遠筭肆不  
忍於一朝特願留神九思重加詢采上考前代



與亡之由中存武皇締構之業下顧蒼生顛顛  
之望時開曲宥反王都邑選保傳於舊老求四  
友於髦俊引誘情性道達聰明凡人在苦皆能  
自厲況王質朗心聰易加訓範且中賢之人未  
能無過過貴自改罪願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  
下之懿弟豈可以其一眚長致淪棄哉謹昧死  
詣闕伏地以聞惟願丹誠一經天聽退就斧鑕  
無愧地下矣書奏以約之爲梁州府參軍尋又  
見殺景平二年六月癸未羨之等遣使殺義真

於徙所時年十八元嘉元年八月詔曰前廬陵  
王靈柩在遠國封墮替感惟拱慟情若貫割王  
體自至極地戚屬尊豈可令情禮永淪終始無  
寄可追復先封持遣奉迎并孫脩華謝妃一時  
俱還言增摧哽三年正月誅徐羨之傅亮等是  
日詔曰故廬陵王令章履正英哲自然道心內  
昭徽風遐被遭時多難志匡權逼天未悔禍運  
鍾屯險羣凶肆醜專竊國柄禍心潛構釁生不  
圖朕每永念讐恥含痛內結遵養姦慝情禮未

申今王道既享政刑始判宣昭國體於是乎在  
可追崇侍中大將軍王如故爲慰寃魂少申悲  
憤又詔曰乃者權臣陵縱兆亂基禍故吉陽令  
張約之抗疏矢言至誠慷慨遂事屈羣醜殞命  
遐疆志節不申感焉兼至昔關老奏書見紀漢  
策閻纂獻規荷榮晉代考其忠槩參迹前蹤宜  
加旌顯式揚義烈可贈以一郡賜錢十萬布百  
匹義真無子太祖以第五子紹字休胤爲嗣元  
嘉九年襲封廬陵王少而寬雅太祖甚愛之二

十年出爲南中郎將江州刺史時年十二二十  
二年入朝加棨戟進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晉  
熙新蔡三郡諸軍事在任七年改授左將軍南  
徐州刺史給鼓吹一部未之鎮仍遷揚州刺史  
將軍如故索虜至瓜步紹從太子鎮石頭二十  
九年疾患解職其年薨時年二十一遺令斂以  
時服素棺周身太祖從之追贈散騎常侍鎮軍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刺史如故無子南平王鐸  
第三子敬先爲嗣本名敬秀旣出繼而紹妃褚

秀之孫女故改焉景和二年爲前廢帝所害追贈中書侍郎謚曰恭王無子太宗泰始元年以世祖第二十一子晉熙王子輿字孝文爲紹嗣封廬陵王爲輔國將軍南高平臨淮二郡太守竝未拜爲太宗所殺三年更以桂陽王休範第二子德嗣紹爲建威將軍淮陵南彭城二郡太守後廢帝元徽二年與休範俱伏誅國復絕三年復以臨澧忠侯襲第三子暘字淵華繼紹爲給事中順帝昇明元年薨謚曰元王又無子國除

江夏文獻王義恭幼而明穎姿顏美麗高祖特所鍾愛諸子莫及也飲食寢卧常不離於側高祖爲性儉約諸子食不過五醖盤而義恭愛寵異常求須菓食日中無竿得未嘗噉悉以乞與傍人廬陵諸王未嘗敢求亦不得景平二年監南豫豫司雍秦并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代廬陵王義貞鎮歷陽時年十二元嘉元年封江夏王食邑五千戶加使持節進號撫軍將軍給鼓吹一部三年監南徐兗二州揚

州之晉陵諸軍事徐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進  
監爲都督未之任太祖征謝晦義恭還鎮京口  
六年改授散騎常侍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  
秦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義恭  
涉獵文義而驕奢不節旣出鎮太祖與書誡之  
曰汝以弱冠便親方任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  
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  
感尋王業大懼負荷今旣分張言集未日無由  
復得動相規誨宜深自砥礪思而後行開布誠

心厝懷平當親禮國士友接佳流識別賢愚鑒  
察邪正然後能盡君子之心收小人之力汝神  
意爽悟有日新之美而進德脩業未有可稱吾  
所以恨之而不能已已者也汝性褊急袁太妃  
亦說如此性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在從物  
回改此最弊事宜應慨然立志念自我抑何至  
丈夫方欲贊世成名而無斷者哉今粗疏十數  
事汝別時可省也遠大者豈可具言細碎復非  
筆可盡禮賢下士聖人垂訓驕侈矜尚先哲所

去豁達大度漢祖之德猜忌褊急魏武之累漢書稱衛青云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已舉事深宜鑒此若事異今日嗣子幼蒙司徒便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祇順之理苟有所懷密自書陳若形迹之間深宜慎護至於爾時安危天下決汝二人耳勿忘吾言今既進袁太妃供給計足克諸用此外一不須復有求取近亦具白此意唯脫應大餉致而當時遇有所乏

汝自可少多供奉耳汝一月日自用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殷曠常宜早起接對賓侶勿使留滯判急務訖然後可入問訊既覩顏色審起居便應卽出不須久停以廢庶事也下日及夜自有餘閑府舍住止園池堂觀略所諳究計當無須改作司徒亦云爾若脫於左右之宜須小小回易當以始至一治爲限不煩紛紜日求新異凡訊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爲難汝復不習殊當未有次第訊前一二日取

訊簿密與劉湛輩共詳大不同也至訊日虛懷  
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  
歸已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萬一如  
此必有大吝非唯訊獄君子用心自不應爾刑  
獄不可擁滯一月可再訊凡事皆應慎密亦宜  
豫敕左右人有至誠所陳不可漏泄以負忠信  
之款也古人言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  
或相讒構忽輕信受每有此事當善察之名器  
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尤應裁量

吾於左右雖爲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爲非也以  
貴陵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  
聲樂嬉游不宜令過蒲漁獵一切勿爲供用奉  
身皆有節度竒服異器不宜與長汝嬪侍左右  
已有數人旣始至西未可忽忽復有所納又誠  
之曰宜數引見佐史非唯臣主自應相見不數  
則彼我不親不親則無因得盡人人不盡復何  
由知其衆事廣引視聽旣益開博於言事者又  
差有地也九年徵爲都督南兗徐兗青冀幽六

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兖州刺史鎮廣陵時詔內外百官舉才義恭上表曰臣聞雲和備樂則繁會克諧驩駟駿服則致遠斯效陛下順簡寅化文明在躬玉衡既正泰階載一而猶發慮英髦垂情仄陋幽谷空同顯箸揚歷是以潛虬聳鱗佇利見之期翔鳳弭翼應來儀之感竊見南陽宗炳操履閑遠思業貞純砥節丘園息賓盛世貧約而苦內無改情軒冕屢招確爾不拔若以蒲帛之聘感以大

倫之美庶投竿釋褐翻然來儀必能毗燮九官宣贊百揆尚書金部郎臣徐森之臣府中直兵參軍事臣王天寶竝局力允濟忠諒款誠往年逆臣叛逸華陽失守森之全境寧民草危棘前者經略伊瀍元戎喪旅天寶力河朔東據營丘勲勇既昭心事兼竭雖蒙褒敘未盡才宜竝可授以邊藩展其志力交趾遼邈累喪藩將政刑每闕撫莅惟艱南中負遠風謠迴隔蠻僚狡竊邊氓茶炭寔須練實以綏其難謂森之可

交州刺史天寶可寧州刺史庶足威懷荒表肅  
清遐服昔魏戍之賢功存薦士趙武之明事彰  
管庫臣識愧前良理謝先哲率舉所知仰酬採  
訪退懼瞽言無足甄獎十六年進位司空明年  
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有罪出藩徵義恭爲侍中  
都督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司徒錄尚書領太  
子太傅持節如故給班劔二十人置仗加兵明  
年解督南兗二十一年進太尉領司徒餘如故  
義恭既小心恭慎且戒義康之失雖爲總錄奉

行文書而已故太祖安之相府年給錢二十萬  
它物倍此而義恭性奢用常不足太祖又別給  
錢季千萬二十季領國子祭酒時有獻五百里  
馬者以賜義恭二十七年春索虜寇豫州太祖  
因此欲開定河洛其秋以義恭總統羣帥出鎮  
彭城解國子祭酒虜遂深入徑至瓜步義恭與  
世祖閉彭城自守二十八年春虜退走自彭城  
北過義恭震懼不敢追其日民有告虜驅廣陵  
民萬餘口夕應宿安王陂去城數十里今追之



可悉得諸將竝請義恭又禁不許經宿太祖遣  
驛至使悉力急追義恭乃遣鎮軍司馬檀和之  
向蕭城虜先已聞知乃盡殺所驅廣陵民輕騎  
引去初虜深入上慮義恭不能固彭城備加誠  
勒義恭答曰臣未能臨瀚海濟居延庶免劉仲  
奔逃之恥及虜至義恭果走賴衆議得停事在  
張暘傳降義恭號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  
悉如故魯郡孔子舊庭有栢樹二十四株經歷  
漢晉其大連抱有二株先折倒士人崇敬莫之

敢犯義恭悉遣人伐取父老莫不歎息又以本  
官領南兖州刺史增督南兖豫徐青冀司雖  
秦幽并十一州諸軍事并前三州移鎮盱眙  
脩治館宇擬制東城二十九季冬還朝上以御  
所乘蒼鷹船上迎之遭太妃憂改授大將軍都  
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持節侍中  
錄尚書太子太傅如故還鎮東府辭侍中未拜  
值元凶肆逆其日劾召義恭先是詔召太子及  
諸王各有常人慮有詐妄致害者至是義恭求

常所遣傳詔劭遣之而後入義恭請罷兵凡府  
內兵仗竝送還臺進位太保進督會州諸軍事  
服侍中服又領大宗師世祖入討劭疑義恭有  
異志使入住尚書下省分諸子竝住神虎門外  
侍中下省劭聞世祖已次近路欲悉力逆之決  
戰中道義恭慮世祖船乘陋小劭豕突中流容  
能爲患乃進說曰割棄南岸柵斷石頭此先朝  
舊法以逸待勞不憂不破也劭從之世祖前鋒  
至新亭劭挾義恭出戰恒錄在左右故不能自

拔戰敗使義恭於東堂簡將義恭先使人具船  
於東冶渚因單馬南奔始濟淮追騎已至北岸  
僅然得免劭大怒遣始興王濬就西省殺義恭  
十二子世祖時在新林浦義恭旣至上表勸世  
祖卽位曰臣聞治亂無兆倚伏相因乾靈降禍  
二凶極逆深酷巨痛終古未有陛下忠孝自天  
赫然電發投袂泣血四海順軌是以諸侯雲赴  
數均八百義奮之旅其會如林神祚明德有所  
底止而冲居或躍未登天祚非所以嚴重宗社

紹延七百昔張武抗辭代王順請耿純陳欵光  
武正位況今罪逆無親惡盈釁滿阻兵安忍戮  
善崇姦履地戴天畢命俄頃宜早定尊號以固  
社稷景平之季實惟樂推王室之亂天命有在  
故抱拜兆於墜壁赤龍表於霄徵伏惟大明無  
私遠存家國七廟之靈近哀黔首荼炭之切時  
陟帝祚永慰羣心臣負釁嬰罰偷生人壤幸及  
寬政待罪有司敢以漏刻視息披露肝膽世祖  
卽祚授使持節侍中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

太尉錄尚書六條事南徐徐二州刺史給鼓吹  
一部班劍二十人又假黃鉞事寧進位太傅領  
大司馬增班劍爲三十人以在藩所服玉環大  
綬賜之增封二千戶上不欲致禮太傅諷有司  
奏曰聖旨謙光尊師重道欲致拜太傅斯誠弘  
茲遠風敦闡盛則然周之師保實稱三吏晉因  
於魏特加其禮帝道嚴極既有常尊考之史載  
未見茲典故卞壺孫楚竝謂人君無降尊之義  
遠稽聖典近卽羣心臣等參議謂不應有加拜

之禮詔曰閭薄纂統寔憑師範思盡虔恭以承  
道訓所奏稽諸往代謂無拜禮據文旣明便從  
所執世祖立太子東宮文案使先經義恭孝建  
元年南郡王義宣臧質魯爽等反加黃鉞白直  
百人入六門事平以臧質七百里馬賜義恭又  
增封二千戶世祖以義宣亂逆由於疆盛至是  
欲削弱王侯義恭希旨乃上表省錄尚書曰臣  
聞天地設位三極同序皇王化則九官咸事時  
亮之績昭於虞典論道之風宣於周載台輔之

設坐調陰陽元凱之置起釐百揆所以樂鉞矢  
言侵官是誠陳平抗辭匪職罔咎漢承秦後庶  
僚稍改爵因時變任與世移總錄之制本非舊  
體列代相沿茲仍未革今皇家中造事遵前文  
宜憲章先代證文古則停省條錄以依昔典使  
物競思存人懷勤壹則名實靡愆庸節必紀臣  
謬典國重虛荷崇位興替宜知敢不輸盡上從  
其議又與驃騎大將軍竟陵王誕奏曰臣聞佞  
懸有數等級異儀珮笏有制卑高殊序斯蓋上

哲之洪摹範世之明訓而時至彌流物無不弊  
僭侈由俗軌度非古晉代東徙舊法淪落侯牧  
典章稍與事廣名實一差難以卒變章服崇濫  
多歷年所今樞機更造皇風載新耗弊未充百  
用思約宜備品式之律以定損厭之條臣等地  
居枝昵位參台輔遵正之首請以爵先致貶之  
端宜從戚始輒因暇日共參愚懷應加省易謹  
陳九事雖懼匪衷庶竭微款伏願陛下聽覽之  
餘薄垂昭納則上下相安表裏和穆矣詔付外

詳有司奏曰車服以庸虞書茂典名器慎假春  
秋明誠是以尚方所制漢有嚴律諸侯竊服雖  
親必罪降于頃世下僭滋極器服裝飾樂舞音  
容通於王公達於衆庶上下無辨民志靡壹義  
恭所陳寔允禮度九條之格猶有未盡謹共附  
益凡二十四條聽事不得南向坐施帳并帟藩國  
官正冬不得跣登國殿及夾侍國師傳令及油  
戟公主王妃傳令不得朱服輦不得重桐鄣扇  
不得雉尾劍不得鹿盧形槊眊不得孔雀白氍

夾轂隊不得絳襖平乘誕馬不得過二匹胡伎不得絲衣舞伎正冬箸袿衣不得裝面冬會不得鐸舞杯拌舞長躋透狹舒劔博山緣大撞升五案自非正冬會奏舞曲不得舞諸妃主不得著緄帶信幡非臺省官悉用絳郡縣內史相及封內官長於其封君旣非在三罷官則不復追敬不合稱臣宜止下官而已諸鎮常行車前後不得過六隊白直夾轂不在其限刀不得過銀銅爲飾諸王女封縣主諸王子孫襲封之王妃

及封侯者夫人行竝不得鹵簿諸王子繼體爲王者婚葬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弟皇子車非輜車不得油幢平乘舩皆下兩頭作露平形不得擬象龍舟悉不得朱油帳鐺不得作五花及豎筍形詔可是歲十一月還鎮京口二年春進督東南兗二州其冬徵爲揚州刺史餘如故加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劔履上殿固辭殊禮又解持節都督并侍中義恭撰要記五卷起前漢訖晉太元表上之詔付祕閣時西陽

王子尚有盛寵義恭解揚州以避之乃進位太  
宰領司徒義恭常慮爲世祖所疑及海陵王休  
茂於襄陽爲亂乃上表曰古先哲王莫不廣植  
周親以屏帝宇諸侯受爵亦願永固邦家至有  
管蔡梁燕致禍周漢上乖顯授之恩下亡血食  
之業夫善積慶深宜享長久而歷代侯王甚乎  
匹庶豈異姓皆賢宗室悉不賢由生於深宮不  
覩稼穡左右近習未值田蘇富貴驕奢自往而  
至聚毛折軸遂乃危禍漢之諸王並置傳相猶  
不得禁逆七國連謀寔由彊盛晉氏列封正足  
成永嘉之禍尾大不掉終古同疾不有更張則  
其源莫救日者庶人恃親殆傾王業去歲西寇  
藉龍幾敗皇基不圖襄楚復生今釁良以地勝  
兵勇獎成凶惡前事之不忘後事之明兆陛下  
大明紹祚垂法萬葉臣年衰意塞無所知解忝  
皇族考長慙慨內深思表管見裨崇萬一竊謂  
諸王貴重不應居邊至於華州優地時可暫出  
旣以有州不須置府若位登三事止乎長史掾

屬若宜鎮御別差扞城大將若情樂沖虛不宜  
逼以戎事若捨文好武尤宜禁塞僚佐文學足  
充話言遊梁之徒一皆勿許文武從鎮以時休  
止妻子室累不煩自隨百僚修詣宜遵晉令悉  
須宣令齊到備列賓主之則衡泌之士亦無煩  
十候貴王器甲於私爲用蓋寡自金銀裝刀劍  
戰具之服皆應輸送還本曲突徙薪防之有素  
庶善者無懼惡者止姦時世祖嚴暴義恭慮不  
見容乃卑辭曲意盡禮祇奉且便辯善附會俯

仰承接皆有容儀每有符瑞輒獻上賦頌陳詠  
美德大明元年有三脊茅生石頭西岸累表勸  
封禪上大悅三年省兵佐加領中書監以崇藝  
昭武永化三營合四百三十七戶給府更增吏  
僮千七百人合爲二千九百人六年解司徒府  
太宰府依舊辟召又年給三千匹布七年從巡  
兼尚書令解中書監八年閏月又領太尉其月  
世祖崩遺詔義恭解尚書令加中書監柳元景  
領尚書令入住城內事無巨細悉關二公大事



與沈慶之參決若有軍旅可爲總統尚書中事  
委顏師伯外監所統委王玄謨前廢帝即位詔  
曰總錄之典著自前代孝建始年雖斲并省而  
因革有宜理存濟務朕然獨在躬未涉政道百  
揆庶務允歸尊德太宰江夏王義恭新除中書  
監太尉地居宗重受遺阿衡實深憑倚用康庶  
績可錄尚書事本官監太宰王如故侍中驃騎  
大將軍南兖州刺史巴東郡開國公新除尚書  
令元景同稟顧誓翼輔皇家贊業宣風繫公是

賴可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一依舊  
准領丹陽尹侍中領公如故又增義恭班劍爲  
四十人更申殊禮之命固辭殊禮義恭性嗜不  
恒日時移變自始至終屢遷第宅與人遊款意  
好亦多不終而奢侈無度不愛財寶左右親幸  
者一日乞與或至一二百萬小有忤意輒追奪  
之大明時資供豐厚而用常不足賒市百姓物  
無錢可還民有通辭求錢者輒題後作原字善  
騎馬解音律游行或三五百里世祖恣其所之

東至吳郡登虎丘山又登無錫縣烏山以望太湖大明中撰國史世祖自爲義恭作傳及永光中雖任宰輔而承事近臣戴法興等常若不及前廢帝狂悖無道義恭元景等謀欲廢立永光元年八月廢帝率羽林兵於第害之并四子時年五十三斷析義恭支體分裂腸胃挑取眼睛以蜜漬之以爲鬼目精太宗定亂令書曰故中書監太宰領太尉錄尚書事江夏王道性淵深睿鑒通遠樹聲列藩宣風鉉德位隆姬輔任屬

負圖勤勞國家方熙託付之重盡心毗導永融雍穆之化而凶醜忌威奄加冤害夷戮有暴殞安無聞憤達幽明痛貫朝野朕蒙險在難含哀莫申幸賴宗祐之靈克纂祈天之祚仰惟勲戚震慟于厥心昔梁王徵庸警蹕備禮東平好善黃屋在廷況公德猷弘懋彝典未殊者哉可追崇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太尉中書監錄尚書事王如故給九旒鸞輅虎賁班劔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輜輶車泰始三年又

下詔曰皇基崇建屯剝維難弘啓熙載底績忠  
果故從饗世祀勒勲宗彝世祖寧亂定業寔資  
翼亮故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  
太尉中書監錄尚書事江夏文獻王義恭故使  
持節侍中都督南豫江豫三州軍事太尉南豫  
州刺史巴東郡開國忠烈公元景故侍中司空  
始興郡開國襄公慶之故持節征西將軍雍州  
刺史洮陽縣開國肅侯慤或體道沖玄燮化康  
世或盡誠致効庚難龕逆宜式遵國典陪祭廟

庭義恭長子朗字元明出繼少帝封南豐縣王  
食邑千戶爲湘州刺史持節侍中領射聲校尉  
爲元凶所殺世祖卽位追贈前將軍江州刺史  
孝建元年以宗室祗長子歆繼封祗伏誅歆還  
本泰始三年更以宗室韞第二子銑繼封爲祕  
書郎與韞俱死順帝昇明二年復以宗室琨子  
績繼封三年薨會齊受禪國除朗弟叡字元秀  
太子舍人爲元凶所害追贈侍中謚宣世子大  
明二年追封安隆王以第四皇子子綏字寶孫

繼封食邑二千戶追謚獻曰宣王以子綏爲都督郢州諸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進號後軍將軍加持節太宗泰始元年進號征南將軍改封江夏王食邑五千戶改獻爲江夏宣王子綏未受命與晉安王子勛同逆賜死七年太宗以第八子躋字仲升繼義恭爲孫封江夏王食邑五千戶後廢帝即位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諸軍事東中郎將會稽太守進號左將軍齊受禪降爲沙陽縣公食邑一千五百戶謀

反賜死獻弟韶字元和封新吳縣侯官至步兵校尉追贈中書侍郎諡曰烈侯韶弟坦字元度平都懷侯坦弟元諒江安愍侯元諫弟元粹與平悼侯坦元諫元粹竝追贈散騎侍郎元粹弟元仁元方元旒元淑元胤與朗等凡十二人竝爲元凶所殺元胤弟伯禽孝建三年生義恭諸子既遇害爲朝廷所哀至是世祖名之曰伯禽以擬魯公伯禽周公旦之子也官至輔國將軍湘州刺史又爲前廢帝所殺諡曰哀世子又追

贈江夏王改諡曰愍伯禽弟仲容封求脩縣侯  
爲寧朔將軍臨淮濟陽二郡太守仲容弟叔子  
封永陽縣侯叔子弟叔寶及仲容叔子竝爲前  
廢帝所殺謚仲容叔子竝曰殤侯

衡陽文王義季幼而夷簡無鄙近之累太祖爲  
荊州高祖使隨往江陵由是特爲太祖所愛元  
嘉元年封衡陽王食邑五千戶五年爲征虜將  
軍八年領石頭戍事九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徐  
州諸軍事右將軍南徐州刺史十六年代臨川

王義慶都督荆湘雖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  
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如故給鼓吹一部  
先是義慶在任值巴蜀亂擾師旅應接府庫空  
虛義季躬行節儉畜財省用數年間還復充實  
隊主續豐母老家貧無以充養遂斷不食肉義  
季哀其志給豐每月白米二斛錢一千并制豐  
噉肉義季素拙書上聽使餘人書啓事唯自署  
名而已二十年加散騎常侍進號征西大將軍  
領南蠻校尉義季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後

遂爲長夜之飲略少醒日太祖累加詰責義季引愆陳謝上詔報之曰誰能無過改之爲貴耳此非唯傷事業亦自損性命世中此比皆汝所諳近長沙兄弟皆緣此致故將軍蘇徽耽酒成疾旦夕待盡吾試禁斷并給藥膳至今能立此自是可節之物但嗜者不能立志裁割耳晉元帝人主尚能感王導之諫終身不復飲酒汝既有美尚加以吾意殷勤何至不能慨然深自勉厲乃復須嚴相割裁坐諸紘紘然後少止者幸

可不至此一門無此酣法汝於何得之臨書歎塞義季雖奉此旨酣縱如初遂以成疾上又詔之曰汝飲積食少而素羸多風常慮至此今果委頓縱不能以家國爲懷近不復顧性命之重可歎可恨豈復一條本望能以理自厲未欲相苦耳今遣孫道胤就楊佛等令晨夕視汝并進止湯食可開懷虛受慎勿隱避吾飽嘗見人斷酒無它嫌吸蓋是當時甘嗜罔已之意耳今者憂怛政在性命未暇及美業復何爲吾煎毒至

此邪義季終不改以至於終二十一年爲都督南兗徐青冀幽六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登舟之日帷帳器服諸應隨刺史者悉留之荆楚以爲美談二十二年進督豫州之梁郡遷徐州刺史持節常侍都督如故明年索虜侵逼北境擾動義季懲義康禍難不欲以功勤自業無它經略唯飲酒而已太祖又詔之曰杜驥申恬倉卒之際尚以弱甲瑣卒徼寇作援彼爲元統士馬桓桓旣不懷奮發連被意旨猶復逡巡豈唯大乖應赴之宜實孤百姓之望且匈奴輕漢將自此而始賊初起逸未知指趨故且裝束兼存觀察耳少日勢漸可見僂應大有經略何合安然遂不敢動遣軍政欲乘際會拯危急以申威援本無驅馳平原方幅爭鋒理又山路易馮何以畏首尾迴弱若謂事理政應如此者進大鎮聚甲兵徒爲煩耳二十四年義季病篤上遣中書令徐湛之省疾召還京師未及發薨於彭城時年

三十三太尉江夏王義恭表解職迎喪不許上遣東海王禕北迎義季喪追贈侍中司空持節都督刺史如故子恭王疑字子岐嗣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世祖大明七年薨追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子伯道嗣順帝昇明三年薨其年齊受禪國除神后見劉勰大旨雖習而合史公史臣曰戒懼乎其所不覩恐畏乎其所不聞在於慎所忽也江夏王高祖寵子位居上相大明之世親典冠朝屈體降情槃辟於軒檻之上明其爲卑約亦已至矣得使虐朝暴主顧無猜色歷載踰十以尊戚自保及在永光幼主南面公旦之重屬有所歸自謂踐冰之慮已除太山之安可恃曾未云幾而磔體分肌古人以隱微致戒斯爲篤矣



其棋為黨矣

安何封曾木不五族而族歸分用古入以制

且文野歸林河浦自請避次文類也

聖輝劍十以封自初父王永安

其為男修也至矣豈與皇主

列傳第二十二

宋書六十二

臣沈約新撰

羊欣

張敷

王微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也曾祖忱晉徐州刺

史祖權黃門郎父不疑桂陽太守欣少靖默無

競於人美言笑善容止汎覽經籍尤長隸書不

疑初為烏程令欣時年十二時王獻之為吳興

太守甚知愛之獻之嘗夏月入縣欣著新絹帟  
晝寢獻之書帟數幅而去欣本工書因此彌善  
起家輔國參軍府解還家隆安中朝廷漸亂欣  
優游私門不復進仕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欣  
書常辭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爲其後軍府舍人  
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  
者稱焉欣嘗詣領軍將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  
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  
蔡見羊欣遂易衣改席欣由此益知名桓玄輔

政領平西將軍以欣爲平西參軍仍轉主簿參  
預機要欣欲自踈時漏密事玄覺其此意愈重  
之以爲楚臺殿中郎謂曰尚書政事之本殿中  
禮樂所出卿昔處股肱方此爲輕也欣拜職少  
日稱病自免屏居里巷十餘年不出義熙中弟  
徽被遇於高祖高祖謂諮議參軍鄭鮮之曰羊  
徽一時美器世論猶在兄後恨不識之即板欣  
補右將軍劉藩司馬轉長史中軍將軍道憐諮  
議參軍出爲新安太守在郡四年簡惠著稱除

臨川王義慶輔國長史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  
參軍竝不就太祖重之以爲新安太守前後凡  
十三年游玩山水甚得適性轉在義興非其好  
也頃之又稱病篤自免歸除中散大夫素好黃  
老常手自書章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兼善  
醫術撰藥方十卷欣以不堪拜伏辭不朝覲高  
祖太祖竝恨不識之自非尋省近親不妄行詣  
行必由城外未嘗入六關元嘉九年卒時年七  
十三子俊早卒弟微字叔猷世譽多欣高祖鎮

京口以爲記室參軍掌事八年遷中書郎直西  
省後爲太祖西中郎長史河東太守子瞻元嘉  
末爲世祖南中郎長史尋陽太守卒官

張敷字景胤吳郡人吳興太守邵子也生而母  
沒年數歲問母所在家人告以死生之分敷雖  
童蒙便有思慕之色年十許歲求母遺物而散  
施已盡唯得一畫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  
筍流涕見從母常悲感哽咽性整貴風韻甚高  
好讀玄書兼屬文論少有盛名高祖見而愛之

以爲世子中軍參軍敷見接引永初初遷祕書  
郎嘗在省直中書令傅亮貴宿權要聞其好學  
過候之敷卧不卽起亮怪而去父邵爲湘州去  
官侍從太祖版爲西中郎參軍元嘉初爲員外  
散騎侍郎祕書丞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爲撫  
軍功曹轉記室參軍時義恭就太祖求一學義  
沙門此沙門求見發遣會敷赴假還江陵太祖  
謂沙門曰張敷應西當令相載及敷辭上謂曰  
撫軍須一意懷道人卿可以後編載之道中可  
得言晤敷不奉旨曰臣性不耐雜上甚不說遷  
正員郎中書舍人狄當周赳竝管要務以敷同  
省名家欲詣之赳曰彼若不相容便不如不往  
詎可輕往邪當曰吾等竝已員外郎矣何憂不  
得共坐敷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訓  
接甚歡旣而呼左右曰移我遠客赳等失色而  
去其自標遇如此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  
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至  
今慕之其源流起自敷也遷黃門侍郎始興王

濬後軍長史司徒左長史未拜父在吳興亡報  
以疾篤敷往奔省自發都至吳興成服凡十餘  
日始進水滌葬畢不進鹽菜遂毀瘠成疾世父  
茂度每止譬之輒更感慟絕而復續茂度曰我  
冀譬汝有益但更甚耳自是不復往未暮而卒  
時年四十一琅邪顏延之書弔茂度曰賢弟子  
少履貞規長懷理要清風素氣得之天然言面  
以來便申忘年之好比雖艱隔成阻而情問無  
睽薄莫之人冀其方見慰說豈謂中年奄爲長

往聞問悼心有兼恒痛足下門教敦至兼實家  
寶一旦喪失何可爲懷其見重如此世祖即位  
詔曰司徒故左長史張敷貞心簡立幼樹風規  
居哀毀滅孝道淳至宜在追甄於以報美可追  
贈侍中於是改其所居稱爲孝張里無子

王微字景玄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弟子也父孺  
光祿大夫微少好學無不通覽善屬文能書畫  
兼解音律醫方陰陽術數年十六州舉秀才衡  
陽王義季右軍參軍竝不就起家司徒祭酒轉

主簿始興王濬後軍功曹記室參軍太子中舍人始興王友父憂去官服闋除南平王鑠右軍諮議參軍微素無宦情稱疾不就仍除中書侍郎又擬南琅邪義興太守並固辭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爲吏部郎微與湛書曰弟心病亂度非但蹇蹇而已此處朝野所共知騶會忽扣華門閭里咸以爲祥怪君多識前世之載天值何其易傾弟受海內駭笑不過如燕石禿鷲邪未知君何以自解於良史邪今雖王道鴻鬯或有激朗於天表必欲探援潛寶傾海求珠自可卜肆巫祠之間馬棧牛口之下賞劇孟於博徒拔卜式於芻牧亦有西戎孤臣東都戒士上窮範馳之御下盡詭遇之能兼鱗雜襲者必不乏於世矣且廬於承明署乎金馬皆明察之官又賢於管庫之末何爲劫勒通家疾病人塵穢難甚之選將以靖國不亦益囂乎書云任官維賢才而君擢士先疹廢芘芘械樸似不如此且弟曠違兄姊迄將十載姊時歸來終不任輿曳入閣兄

守金城水不堪扶抱就路若不憊疾非性僻而何此君曰表裏無假長日飛耳也常謂生遭太公將即華士之戮幸遇管叔必蒙僻儒之養光武以馮衍才浮其實故棄而不齒諸葛孔明云來敏亂郡過於孔文舉況無古人之才槩敢干周漢之常刑彼二三英賢足爲曉治與否恐君逢此時或亦不免高閣乃復假名不知已者豈欲自比衛賜邪君欲高敷山公而以仲容見處徒以搥提禮樂本不參選鄙夫瞻彼固不任下

走未知新沓何如州陵耳而作不師古坐亂官政誣飾蚯蚓冀招神龍如復託以真素者又不宜居華留名有害風俗君亦不至期人如此若交以爲人賜舉未以已勞則商販之事又連所不忍聞也豈謂不肖易擢貪者可誘凡此數者君必居一焉雖假天口於齊駢藉鬼說於周季公孫碎毛髮之文莊生縱泝瀆之極終不能舉其契爲之辭矣子將明魂必靈哈於萬里汝穎餘彥將拂衣而不朝浮華一開風俗或從此而

爽鬼谷以揣情爲最難何君忖度之輕謬今有此書非敢叨擬中散誠不能顧影負心純盜虛聲所以綿絡累紙本不營尚書虎爪板也成童便往來居舍晨省復經周旋加有諸甥亦何得頓絕慶吊然生平之意自於此都盡君平公云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且猶減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搢紳者不道僕妾皆將咲之忽忽不樂自知壽不得長且使千載知弟不詐諛耳微旣爲始興王濬府吏濬數相存慰微奉答牋書輒飾以辭采微爲文古甚頗抑揚袁淑見之謂爲訴屈微因此又與從弟僧綽書曰吾雖無人鑒要是早知弟每共宴語前言何嘗不以止足爲貴且持盈畏滿自是家門舊風何爲一旦落漠至此當局苦迷將不然邪詎容都不先聞或可不知耳衣冠胃胤如吾者甚多才能固不足道唯不傾側溢詐士頗以此容之至於規矩細行難可詳料疹疾日滋縱恣益甚人道所貴廢不復修幸值聖明兼容置之



教外且舊恩所及每蒙寬假吾亦自揆疾疹重  
侵難復支振民生安樂之事心死久矣所以解  
日偷存盡於大布糲粟半夕安寢便以自度血  
氣盈虛缺復稍道長以大散爲和羹弟爲不見  
之邪疾廢居然且事一己上不足敗俗傷化下  
不至毀辱家門泊爾尸居無方待化凡此二三  
皆是事實吾與弟書不得家中相欺也州陵此  
舉爲無所因反覆思之了不能解豈見吾近者  
諸牋邪良可怪笑吾少學作文又晚節如小進  
使君公欲民不偷每加存飾誦對尊貴不厭敬  
恭且文詞不怨思抑揚則流澹無味文好古貴  
能連類可悲一往視之如似多意當見居非求  
志清論所排便是通辭訴屈邪爾者真可謂真  
素寡矣其數旦見客小防自來盈門亦不煩獨  
舉吉也此輩乃云語勢所至非其要也弟無懷  
居今地萬物初不以相非然魯器齊虛實宜書  
紳今三署六府之人誰表裏此內儻疑弟豫有  
力於素論何如哉則吾長阨不死終誤盛壯也

江不過彊吹拂吾云是巖穴人巖穴人情所高  
吾得當此則雞鶩變作鳳皇何爲干飾廉隅秩  
秩見於面目所惜者大耳諸舍闔門皆蒙時私  
此既未易陳道故常因舍聲不言至兄弟尤爲  
叨竊臨海頻煩二郡謙亦越進清階吾高枕家  
巷遂至中書郎此足以闔棺矣又前年優旨自  
弟所宣雖夏后撫辜人周宣及鰥寡不足過也  
語皆循檢校迹不爲虛飾也作人不阿諛無緣  
頭髮見白稍學諂詐且吾何以爲足不能行自

不得出戶頭不耐風故不可扶曳家本貧餒至  
於惡衣蔬食設使盜跖居此亦不能兩展其足  
妄意珍藏也正令選官設作此舉於吾亦無劍  
戟之傷所以懃懃畏人之多言也管子晉賢乃  
關人主之輕重此何容易哉州陵亦自言視明  
聽聰而返區區飾吾何辯致而下英俊夫奇士  
必龍居深藏與蛙蝦爲伍於勲其猶難之林宗  
輩不足識也似不肯睠睠奉牋記彫琢獻文章  
居家近市屢親戚滿城府吾猶自知袁陽源輩

當平此不飾詐之與直獨兩不關吾心又何所  
耿介弟自宜以解塞羣賢矣兼悉怒此言自爾  
家任兄故能也日日望弟來屬病終不起何意  
向與江書粗布胷心無人可寫比面乃具與弟  
書便覺成本以當半日相見吾既惡勞不得多  
語樞機幸非所長相見亦不勝讀此書也親屬  
欲見自可示無急付手時論者或云微之見舉  
廬江何偃亦豫其議慮爲微所咎與書自陳微  
報之曰卿昔稱吾於義興吾常謂之見知然復  
自怪鄙野不參風流未有一介熟悉於事何用  
獨識之也近日何見綽送卿書雖知如戲知卿  
固不能相哀苟相哀之未知何相期之可論卿  
少陶玄風淹雅修暢自是正始中人吾真庸性  
人耳自然志操不倍王樂小兒時尤麤笨無好  
常從博士讀小小章句竟無可得口吃不能劇  
讀遂絕意於尋求至二十左右方復就觀小說  
往來者見床頭有數帙書便言學問試就檢當  
何有哉乃復持此擬議人邪尚獨愧咲揚子之

褻贍猶恥辭賦爲君子若吾篆刻菲亦甚矣卿  
諸人亦當尤以此見議或謂言深博作一段意  
氣鄙薄人世初不敢然是以每見世人文賦書  
論無所是非不解處即日借問此其本心也至  
於生平好服上藥起年十二時病虛耳所撰服  
食方中粗言之矣自此始信攝養有徵故門冬  
昌木隨時參進寒溫相補欲以扶護危羸見冀  
白首家貧乏役至於春秋令節輒自將兩三門  
生入草采之吾實倦遊醫部頗曉和藥尤信本

草欲其必行是以躬親意在取精世人便言希  
仙好異矯慕不羈不同家頗有罵之者又性知  
畫績蓋亦鳴鶴識夜之機盤紆糾紛或記心曰  
故兼山水之愛一往跡求皆仿像也不好詣人  
能忘榮以避權右宜自密應對舉止因卷慙自  
保不能勉其所短耳由來有此數條二三諸賢  
因復架累致之高塵詠之清壑瓦礫有資不敢  
輕廁金銀也而頃年嬰疾沉淪無已區區之情  
惴於生存自恐難復而先命猥加魂氣褰榮常

人不得作常自處疾苦正亦卧思已熟謂有記  
自論既仰天光不夭庶類兼望諸賢共相哀體  
而卿首唱誕言布之翰墨萬石之慎或未然邪  
好盡之累豈其如此綽大駭歎便是闔朝見病  
者吾本憊人加疹意憊一旦聞此便惶怖矣五  
六日來復苦心痛引喉狀如胸中悉腫甚自憂  
力作此答無復條貫貴布所懷落漠不舉卿既  
不可解立欲便別且當笑微常住門屋間尋書  
玩古如此者十餘年太祖以其善筮賜以名著

弟僧謙亦有才譽爲太子舍人遇疾微躬自處  
治而僧謙服藥失度遂卒微深自咎恨發病不  
復自治哀痛謙不能已以書告靈曰弟年十五  
始居宿於外不爲察慧之譽獨沉浮好書聆琴  
聞操輒有過目之能討測文典斟酌傳記寒暑  
未交便卓然可述吾長病或有小間輒稱引前  
載不異舊學自爾日就月將著名邦黨方隆夙  
志嗣美前賢何圖一旦冥然長往酷痛煩冤心  
如焚裂尋念平生裁十年中耳然非公事無不

相對一字之書必共詠讀一句之文無不研賞  
濁酒忘愁圖籍相慰吾所以窮而不憂實賴此  
耳奈何罪酷然獨坐憶往年散發極目流涕  
吾不舍日夜又恒慮吾羸病豈圖奄忽先歸冥  
冥反覆萬慮無復一期音顏髮髯觸事歷然弟  
今何在令吾悲窮昔仕京師分張六旬耳其中  
三過誤云今日何意不來鍾念懸心無物能譬  
方欲共營林澤以送餘年念茲有何罪戾見此  
天酷沒於吾手觸事痛恨吾素好醫術不使弟  
子得全又尋思不精緻有枉過念此一條特復  
痛酷痛酷奈何吾罪奈何弟爲志奉親孝事兄  
順雖僮僕無所叱咄可謂君子不失色於人不  
失口於人冲和淹通內有皂白舉動尺寸吾每  
咨之常云兄文骨氣可推英麗以自許又兄爲  
人矯介欲過宜每中和道此猶在耳萬世不復  
一見奈何唯十紙手迹封坼儼然至於思戀不  
可懷及聞吾病肝心寸絕謂當以幅巾薄葬之  
事累汝奈何反相殯送弟由來意謂婦人雖無

子不宜踐二庭此風若行便可家有孝婦仲長  
昌言亦其大要劉新婦以刑傷自誓必留供養  
殷太妃感栢舟之節不奪其志僕射篤順范夫  
知禮求得左率第五兒廬位有主此必何益冥  
然之痛爲是存者意耳吾窮疾之人平生意志  
弟實知之端坐向窻有何慰適正賴弟耳過中  
未來已自悵望今云何得立自省悒毒無復人  
理比煩冤困憊不能作刻石文若靈響有識不  
得吾文豈不爲恨儻意慮不遂謝能思之如狂

不知所告謫明書此數紙無復詞理略道阡陌  
萬不寫一阿謙何圖至此誰復視我誰復憂我  
他日寶者三光割嗜好以祈年今也唯速化耳  
吾豈復支冥冥中竟復云何弟懷隨和之寶未  
及光諸文章欲收作一集不知忽忽當辦此不  
今已成服吾臨靈取常共飲栢酌自釀酒寧有  
仿像不寃痛寃痛元嘉二十年卒時年二十九  
僧謙卒後四旬而微終遺令薄葬不設輜旒鼓  
挽之屬施五尺牀爲靈二宿便毀以嘗所彈琴

置牀上何長史來以琴與之何長史者偃也無  
子家人遵之所著文集傳於世世祖即位詔曰  
微棲志貞深文行惇洽生自華宗身安隱素足  
以賁茲丘園惇是薄俗不幸蚤世朕甚悼之可  
追贈秘書監  
史臣曰燕太子吐一言田先生吞舌而死安邑  
令戒屠者閔仲叔去而之沛良由內懷耿介峻  
節不可輕干袁淑笑謔之間而王微弔詞連牘  
斯蓋好名之士欲以身爲珪璋儼儼然使塵玷  
之累不能加也



列傳第二十三

宋書六十三

王華

臣沈

約新撰

王曇首

殷景仁

沈演之

王華字子陵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從祖弟也祖  
奮衛將軍會稽內史父廞太子中庶子司徒左  
長史居在吳晉隆安初王恭起兵討王國寶時

歛丁母憂在家恭檄令起兵歛卽聚衆應之以女爲貞列將軍以女人爲官屬國寶旣死恭檄歛起兵之際多所誅戮至是不復得已因舉兵以討恭爲名恭遣劉牢之擊歛歛敗走不知所  
在長子恭爲恭所殺華時年十二在軍中與歛相失隨沙門釋曇永逃竄時牢之搜檢覓華甚急曇永使華提衣幘隨後津邏咸疑焉華行遲永呵罵云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捶華數十衆乃不疑由此得免遇赦還吳少有志行以父存亡不測布衣蔬食不交游如此十餘年爲時人所稱美高祖欲收其才用乃發歛喪問使華制服服闋高祖北伐長安領鎮西將軍北徐州刺史辟華爲州主簿仍轉鎮西主簿治中從事史歷職箸稱太祖征江陵以爲西中郎主簿遷咨議參軍領錄事太祖進號鎮西復隨府轉太祖未親政政事悉委司馬張邵華性尚物不欲人在已前邵性豪每行來常引夾轂華出入乘牽車從者不過二二三以矯之嘗於城內相逢華

陽不知是邵謂左右此鹵簿甚盛必是殿下出行乃下牽車立於道側及邵至乃驚邵白服登城爲華所糾坐被徵華代爲司馬南郡太守行府州事太祖入奉大統以少帝見害疑不敢下華建議曰羨之等受寄崇重未容便敢背德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蓋由每生情多寧敢一朝頓懷逆志且三人勢均莫相推伏不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耳今日就徵萬無所慮太祖從之留華總後任上卽位以華爲

侍中領驍騎將軍未拜轉右衛將軍侍中如故先是會稽孔寤子爲太祖鎮西咨議參軍以文義見賞至是爲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寤子先爲高祖太尉主簿陳損益曰隆化之道莫先於官得其才枚卜之方莫若人慎其舉雖復因革不同損益有物求賢審官未之或改師錫僉曰煥乎欽明之誥拔茅征吉箸於幽賁之爻晉師有成瓜衍作賞楚乘無人薦賈不賀今舊命惟新幽人引領韶之盡美已備於振綱武之未盡

或存於理目雖九官之職未可備舉親民之選尤宜在先愚欲使天朝四品官外及守牧各舉一人堪爲二千石長吏者以付選官隨缺叙用得賢受賞失舉任罰夫惟帝之難豈庸識所易然舉爾所知非求多人因百官之明孰與一識之見執咎在己豈容徇物之私今非以選曹所銓果於乖謬衆職所舉必也惟良蓋宜使求賢闢其廣塗考績取其少殿若才實拔羣進宜尚德治阿之宰不必計年免徒之守豈限資秩自

此以還故當才均以資資均以地宰莅之官誠曰吏職然監觀民瘼翼化宣風則隱厚之求急於刀筆能事之功接於德心以此論才行之年歲豈惟政無秕蠹民庇手足而已將使公路日清私請漸塞士多心競仁必由已處士砥自求之節仕子藏交馳之情甯子庸微不識治體冒昧陳愚退懼違謬甯子與華竝有富貴之願自羨之等秉權日夜構之於太祖甯子嘗東歸至金昌亭左右欲泊船甯子命去之曰此弒君亭

不可泊也華每閑居諷詠常誦王粲登樓賦曰  
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騁力出入逢羨之等  
每切齒憤咤歎曰當見太平時不元嘉二年甯  
子病卒三年誅羨之等華遷護軍侍中如故宋  
世惟華與南陽劉湛不爲飾讓得官卽拜以此  
爲常華以情事異人未嘗預宴集終身不飲酒  
有燕不之詣若宜有論事者乘車造門主人出  
車就之及王弘輔政而弟曇首爲太祖所任與  
華相埒華嘗謂已力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頓  
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四年卒時年四十三追  
贈散騎常侍衛將軍九年上思誅羨之之功追  
封新建縣侯食邑千戶謚曰宣侯世祖卽位配  
饗太祖廟庭子定侯嗣官至左衛將軍卒子長  
嗣太宗泰始二年坐罵母奪爵以長弟終紹封  
後廢帝元徽三年終上表乞以封還長許之齊  
受禪國除華從父弟鴻五兵尚書會稽太守  
王曇首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少弟也幼有業尚  
除著作郎不就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

辟琅邪王大司馬屬從府公修復洛陽園陵與從弟球俱詣高祖時謝晦在坐高祖曰此君竝膏梁盛德乃能屈志戎旅曇首答曰旣從神武之師自使懦夫有立志晦曰仁者果有勇高祖悅行至彭城高祖大會戲馬臺豫坐者皆賦詩曇首文先成高祖覽讀因問弘曰卿弟何如卿弘答曰若但如臣門戶何寄高祖大笑曇首有識局智度喜愠不見於色閨門之內雍雍如也手不執金玉婦女不得爲飾玩自非祿賜所及

一毫不受於人太祖爲冠軍徐州刺史留鎮彭城以曇首爲府功曹太祖鎮江陵自功曹爲長史隨府轉鎮西長史高祖甚知之謂太祖曰王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咨之景平中有龍見西方半天騰上廕五綵雲京都遠近聚觀太史奏曰西方有天子氣太祖入奉大統上及議者皆疑不敢下曇首與到彥之從兄華固勸上猶未許曇首又固陳并言天人符應上乃下率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衆力

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在平乘戶外不解帶者數旬既下在道有黃龍出負上所乘舟左右皆失色上謂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堪之及卽位又謂曇首曰非宋昌獨見無以致此以曇首爲侍中尋領右衛將軍領驍騎將軍以朱容子爲右軍將軍誅徐羨之等平謝晦曇首及華之力也元嘉四年車駕出北堂嘗使三更竟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白虎幡銀字檠不肯開門尚書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以下曇首繼啓曰旣無墨敕又闕幡檠雖稱上旨不異單刺元嘉二年雖有再開門例此乃前事之違今之守舊未爲非禮但旣據舊使應有疑却本末曾無此狀猶宜厥咎其不請白虎幡銀字檠致門不時開由尚書相承之失亦合糾正上特無所問更立科條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晦平後上欲封曇首等會讌集舉酒勸之因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時封詔已成出以示曇首曇首曰近日之事

豐難將成賴陛下英明速斷故罪人斯戮臣等  
雖得仰憑天光効其毫露豈可因國之災以爲  
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如直史何上不能奪故  
封事遂寢時兄弘錄尚書事又爲楊州刺史曇  
首爲上所親委任兼兩宮彭城王義康與弘竝  
錄意常怏怏又欲得楊州形於辭旨以曇首居  
中分其權任愈不悅曇首固乞吳郡太祖曰豈  
有欲建大廈而遺其棟梁者哉賢兄比屢稱疾  
固辭州任將來若相申許者此處非卿而誰亦  
何吳郡之有時弘久疾屢遜位不許義康謂賓  
客曰王公久疾不起神州詎合卧治曇首勸弘  
減府兵之半以配義康義康乃悅七年卒太祖  
爲之慟中書舍人周起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  
先殞上曰直是我家衰耳追贈左光祿大夫加  
散騎常侍詹事如故九年以預誅羨之等謀追  
封豫寧縣侯邑千戶謚曰文侯世祖卽位配饗  
太祖廟庭子僧綽嗣別有傳少子僧虔昇明末  
爲尚書令



殷景仁陳郡長平人也曾祖融晉太常祖茂散騎常侍特進左光祿大夫父道裕蚤亾景仁少有大成之量司徒王謚見而以女妻之初爲劉毅後軍參軍高祖太尉行參軍建議宜令百官舉才以所薦能否爲黜陟遷宋臺祕書郎世子中軍參軍轉主簿又爲驃騎將軍道憐主簿出補衡陽太守入爲宋世子洗馬仍轉中書侍郎景仁學不爲文敏有思致口不談義深達理體至於國典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

有當世之志也高祖甚知之遷太子中庶子少帝卽位入補侍中累表辭讓又固陳曰臣志幹短弱歷著出處值皇塗隆泰身荷恩榮階牒推遷日月頻積失在饜餐患不自量而奉聞今授固守愚心者竊惟殊次之寵必歸器望喉膺之任非才莫居三省諸躬無以克荷豈可苟順其榮不知進退上虧朝舉下貽身咎求之公私未見其可顧涯審分誠難庶幾踰方越序易以誠懼所以俯仰周惶無地寧處若惠澤廣流蘭艾

同潤回改前旨賜以降階雖實不敏敢忘循命  
臣迂違之愆既已屢積寧當徒尚浮采塵黷天  
聽丹情控款仰希照察詔曰景仁退挹之懷有  
不可改除黃門侍郎以申君子之請尋領射聲  
頃之轉左衛將軍太祖卽位委遇彌厚俄遷侍  
中左衛如故時與侍中右衛將軍王華侍中驍  
騎將軍王曇首侍中劉湛四人竝時為侍中俱  
居門下皆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  
代莫及元嘉三年車駕征謝晦司徒王弘入居

中書下省景仁長直共掌留任晦平代到彥之  
為中領軍侍中如故太祖所生章太后早亡上  
奉太后所生蘇氏甚謹六年蘇氏卒車駕親往  
臨哭下詔曰朕夙罹偏罰情事兼常每思有以  
光隆懿戚少申罔極之懷而禮文遺逸取正無  
所監之前代用否又殊故惟疑累年在心未遂  
蘇夫人奄至傾殂情禮莫寄追思遠恨與事而  
深日月有期將卜窆窆便欲粗依春秋以貴之  
義式遵二漢推恩之典但動藉史筆傳之後昆

稱心而行或容未允可時共詳論以求其中執  
筆永懷益增感塞景仁議曰至德之感靈啓厥  
祥文母倪天實熙皇祚主上聿遵先典號極徽  
崇以貴之義禮盡於此蘇夫人階緣戚屬情以  
事深寒泉之思寔感聖懷明詔爰發詢求厥中  
謹尋漢氏推恩加爵于時承秦之弊儒術蔑如  
自君作故罔或前典懼非盛明所宜軌蹈晉監  
二代朝政之所因君舉必書哲王之所慎體至  
公者懸爵賞於無私奉天統者每屈情以申制  
所以作孚萬國貽則後昆臣豫蒙博逮謹露庸  
短上從之丁母憂葬竟起爲領軍將軍固辭上  
使綱紀代拜遣中書舍人周赳輿載還府九年  
服闋遷尚書僕射太子詹事劉湛代爲領軍與  
景仁素善皆被遇於高祖俱以宰相許之湛尚  
居外任會王弘華曇首相係亡景仁引湛還朝  
共參政事湛旣入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已而一  
旦居前意甚憤憤知太祖信仗景仁不可移奪  
乃深結司徒彭城王義康欲倚宰相之重以傾

之十二年景仁復遷中書令護軍僕射如故尋復以僕射領吏部護軍如故湛愈忿怒義康納湛言毀景仁於太祖太祖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表疏累上不見許使停家養病發詔遣黃門侍郎省疾湛議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以爲太祖雖知當有以終不能傷至親之愛上微聞之遷景仁於西掖門外晉鄱陽王第以爲護軍府密邇宮禁故其計不行景仁卧疾者五年雖不見上

而密表去來日中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問焉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寢疾旣久左右皆不曉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景仁猶稱腳疾小牀輿以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代義康爲揚州刺史僕射領吏部如故遣使者授印綬主簿代拜拜畢便覺其情理乖錯性本寬厚而忽更苛暴問左右曰今年男婚多女嫁多是冬大雪景仁乘輿出聽事觀望忽驚曰當閭何得有大樹旣而曰

我誤邪疾轉篤太祖謂不利在州司使還住僕射下省爲州凡月餘卒或云見劉湛爲崇時年五十一追贈侍中司空本官如故諡曰文成公上與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書曰股僕射疾患少日奄忽不救其識具經遠奉國竭誠周游繼綣情兼常痛民望國器遇之爲難惋歎之深不能已已汝亦同不往矣如何世祖大明五年行幸經景仁墓詔曰司空文成公景仁德量淹正風識明允徽績忠謨夙達先照惠政茂譽寔留

民屬近瞻丘墳感往興悼可遣使致祭子道矜幼而不慧官至太中大夫道矜子恒太宗世爲侍中度支尚書屬父疾積久爲有司所奏詔曰道矜生便有病無更橫疾恒因愚習惰久妨清序可降爲散騎常侍

沈演之字臺真吳興武康人也高祖充晉車騎將軍吳國內史曾祖勁冠軍陳祐長史戍金墉城爲鮮卑慕容恪所陷不屈節見殺追贈東陽太守祖赤黔廷尉卿父叔任少有幹質初爲楊

州主簿高祖太尉參軍吳山陰令治皆有聲朱齡石伐蜀爲齡石建威府司馬加建威將軍平蜀之功亞於元帥卽本號爲西夷校尉巴西梓潼郡太守戍涪城東軍旣反二郡彊宗侯勸羅與聚衆作亂四面雲合遂至萬餘人攻城急叔任東兵不滿五百推布腹心衆莫不爲用出擊大破之逆黨皆平高祖討司馬休之齡石遣叔任率軍來會時高祖領鎮西將軍命爲司馬及軍還以爲揚州別駕從事史以平蜀全涪之功封寧新縣男食邑四百四十戶出爲建威將軍益州刺史以疾還都義熙十四年卒時年五十五長子融之蚤卒演之年十一尚書僕射劉柳見而知之曰此童終爲令器家世爲將而演之折節好學讀老子日百遍以義理業尚知名襲父別爵吉陽縣五等侯郡命主簿州辟從事史西曹主簿舉秀才嘉興令有能名入爲司徒祭酒南譙王義宣左軍主簿錢唐令復有政績復爲司徒主簿丁母憂起爲武康令固辭不免到縣

百許日稱疾去官服闋除司徒左司掾州治中  
從事史元嘉十二年東諸郡大水民人饑饉吳  
義興及吳郡之錢唐升米三百以演之及尚書  
祠部郎江邃竝兼散騎常侍巡行拯卹許以便  
宜從事演之乃開倉廩以賑饑民民有生子者  
口賜米一斗刑獄有疑枉悉制遣之百姓蒙賴  
轉別駕從事史領本郡中正深爲義康所待故  
在府州前後十餘年後劉湛劉威等結黨欲排  
廢尚書僕射殷景仁演之雅仗正義與湛等不

同湛因此讒之於義康嘗因論事不合旨義康  
變色曰自今而後我不復相信演之與景仁素  
善盡心於朝庭太祖甚嘉之以爲尚書吏部郎  
十七年義康出藩誅湛等以演之爲右衛將軍  
景仁尋卒乃以後軍長史范晔爲左衛將軍與  
演之對掌禁旅同參機密二十年遷侍中右衛  
將軍如故太祖謂之曰侍中領衛望實優顯此  
蓋宰相便坐卿其勉之上欲伐林邑朝臣不同  
唯廣州刺史陸徽與演之贊成上意及平賜羣

臣黃金生口銅器等物演之所得偏多上謂之曰廟堂之謀卿參其力乎此遠夷未足多建茅土廓清京都鳴鸞東岱不憂河山不開也二十一年詔曰摠司戎政翼贊東朝惟允之舉匪賢莫授侍中領右衛將軍演之清業貞審器思沈濟右衛將軍畢才應通敏理懷清要竝美彰出內誠亮在公能克懋厥猷樹績所莅演之可中領軍畢可太子詹事畢懷逆謀演之覺其有異言之太祖畢尋事發伏誅遷領國子祭酒本州

大中正轉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雖未爲宰相任寄不異也素有心氣疾病歷年上使卧疾治事性好舉才申濟屈滯而謙約自持上賜女伎不受二十六年車駕拜京陵演之以疾不從上還宮召見自勉到坐出至尚書下省暴卒時年五十三太祖痛惜之追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貞侯演之昔與同使江邃字玄遠濟陽考城人頗有文義官至司徒記室參軍撰文釋傳於世演之子睦至黃門郎通直散騎常



侍世祖大明初坐要引上左右俞欣之訪評殿  
省內事又與弟西陽王文學勃忿閱不睦坐徙  
始興郡勃免官禁錮勃好爲文章善彈琴能圍  
碁而輕薄逐利歷尚書殿中郎太宗泰始中爲  
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時欲北討使勃還鄉里  
募人多受貨賄上怒下詔曰沈勃琴書藝業口  
有美稱而輕躁耽酒幼多罪愆比奢淫過度妓  
女數十聲酣放縱無復劑限自恃吳興土豪比  
門義故脅說士庶告索無已又輒聽募將委役

還私託注病叛遂有數百周旋門生競受財貨  
少者至万多者千金考計贓物二百餘萬便宜  
明罰敕法以正典刑故光祿大夫演之昔受深  
遇忠績在朝尋遠矜懷能無弘律可徙勃西垂  
令一思愆悔於是徙付梁州廢帝元徽初以例  
得還結事阮佃夫王道隆等復爲司徒左長史  
爲廢帝所誅順帝卽位追贈本官勃弟統大明  
中爲著作佐郎先是五省官所給幹僮不得雜  
役太祖世坐以免官者前後百人統輕役過老

有司奏免世祖詔曰自頃幹僮多不祇給主可  
量聽行杖得行幹杖自此始也演之兄融之子  
暢之襲寧新縣男大明中爲海陵王休茂北中  
郎諮議參軍爲休茂所殺追贈黃門郎子暉嗣  
齊受禪國除

史臣曰元嘉初誅滅宰相蓋王華孔甯子之力  
也彼羣公義雖往結恩實今踈而任卽曩權意  
非昔主居上六之窮爻當來寵之要輒顛覆所  
基非待他釁況於廢殺之重其隙易乘乎夫殺  
人而取其璧不知在已興累傾物而移其寵不  
忌自我難持若二子永年亦未知來禍所止也  
有能戒彼而悟此則所望於來哲

二十四日校

量

賜

郎

二十四日

本館...

息月...

入而...



